皇朝武功紀盛 全

皇朝武功紀

皇朝武功紀

皇朝武功紀盛序

本朝用師之盛如疾雷之破山驚風之卷僅掌山者無不靡碎殲滅曠古以來罕有倫比

世祖定鼎之初蕩流寇而除小腆出斯民水火之中登之衽席之上雖草野傳述不詳猶可於明史中得窺見一二崖畧焉

聖祖

世宗咸以英明神武之姿端拱指揮凡叛逆者罔有不誅侵犯者罔有不創傳至我

皇上綏靖海內益務休養本未嘗有開邊拓境覿兵耀武之意而乃有蠢然自外於　王化者誠不得

已而應之紀律明賞罰必發蹤指使人百其勇所至率冰解的破覿揚之烈實美於

列聖焉自來武功告成咸有方畧紀載而郡國人士多願見而不可得今

皇上頒發四庫全書於江浙學者得以縱覽而方畧亦在其中欲知　昭代武功之盛幸於此得見其全而不致惑於傳聞之誤顧卷袠浩繁逾旬淵閱之猶未能遍也陽湖趙觀察雲崧夙具史才起家中書舍人入直軍機房旋以高第登館閣緬甸之役奉　命赴滇參軍中幕畫既又歇歷封疆解官後大臣之勦臺灣者猶強挽而入

俱其素來既博徵典故隨事紀載而近事尤親
得之見聞頃來掌教揚州四庫全書之頒也其
郡當謹藏於
行宮內之文匯閣一切整齊次比實與其事故自
聖祖之平定三逆以暨
今上臺灣之役凡夫歲年月日以及山川道理與夫
在事諸臣之功過得所徵信一一皆有據依於
是以四卷之書括之其事則詳其文則約其顛
末曲折無不朗若列眉使人一見之而驚歎
神謨廟算爲黃帝以來所未有向者見羣臣所上賦頌
雖皆揚厲　偉烈豐功之盛究未若斯編爲能

洞之事之原委因得仰窺
列聖之明睿果斷智炳幾先而神周萬里者一一彪炳
於楮墨間若揭日月而行誠足以昭示無極也
夫善敘事者莫過於馬班要在舉其綱領而於
糾紛蟠錯之處自無不條理秩如今是編也馭
繁以簡舉重若輕深得史漢之義法而尤有不
可及者其於兵勢地形之利害言之悉中窾要
是不獨史才且將才也徒弄三寸毛錐于者能
如是乎至若緬逆之難明將軍瑞盡節而死人
知之而其功則未有言之者得是編為表章明
將軍不死矣異日修　國史者其必考信於焉

張鴻庥揚厲偉績臣子職也臣舊史官也排
皇上宣示天下之意而演述之庶不蹈僭妄之罪所
愧文筆貧陋無以發揚萬一實不勝愧汗云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二月原任貴州貴西道前
翰林院編修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臣趙翼謹
識

皇朝武功紀盛序

欽惟我

國家武功之盛度越千古然勒勳紀績藏在冊府

天下無由盡知如薩爾滸山之戰

太祖高皇帝以數千人破明兵二十萬於五日之間此

事爲亙古未有至今百八十餘年學士大夫已

罕有能頌述者我

皇上御筆書事刻入

御製文集中宣示天下而後共知

神功聖烈之巍巍卽漢光武之戰昆陽金太祖之戰護

步塔岡舉不足道也逆定鼎中原後

聖祖仁皇帝平三逆所以安內平朔漠所以攘外億萬年久安長治之業實定於此亦以歷年久遠莫能得其詳至我
皇上平準夷回部拓地幾二萬里掃北漠而中原之尤非漢戊己校尉唐四鎮北庭所可同日語兩金川地雖小而山險路阻攻討倍苦功績亦倍奇以及臺灣之役度兵於重瀛之外不逾時而奏凱此固皆近事在人耳目間然僅從邸報中略識始事終事之大概而於戡亂討逆之
聖心決機制勝之
睿略均未能縷悉也幸

皇上頒發四庫全書於江浙之文滙文宗文瀾三閣
內有前數件方畧共四百六十四卷備載用兵
始末俾留心掌故之士皆得叩閤而伏讀之仰
見
皇上表揚
先烈訓勵
詰戎垂示無極至意第卷帙繁多請閱來者一時難
於遍閱臣幸與文滙裝訂之役敬謹尋繹於
聖祖之平三逆平朔漠既得推究原委而我
皇上平準夷回部時臣正直軍機繕寫諭旨鈔錄
奏摺一切皆得與知其後從征緬甸又身在行

聞已而將軍臣温福阿桂自滇赴蜀討兩金川
道經臣貴西官舍論兵事夜分乃別黔蜀接壤
軍中聲息旦夕得聞臺灣之役臣又爲督臣李
侍堯延入幕府首尾一年餘始終其事故於此
數次用兵見聞較切征緬時曾卽軍中粗有記
述餘未及隨時載筆也歸田後擬一一追敘而
閱時已久年月件繫記憶不無稍訛今得方略
以證前事益覺歷歷如繪用不揣冒昧節繁撮
要各爲述略一篇總名曰
皇朝武功紀盛使觀者易於披覽卽不能詣閣讀四
庫書者亦皆曉然於我 朝功烈之隆焉夫鋪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
讀學士餘姚盧文弨謹序

皇朝武功紀盛卷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平定三逆述略

國朝定鼎中原將三十年曰三逆之叛又用兵十年而後天下大定三逆者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也太宗文皇帝時明登州參將耿仲明隨副將孔有德航海來歸已而廣鹿島副將尚可喜亦降二人與有德皆遼人仲明則精忠祖可喜則之信父也時仲明封懷順王與恭順王有德同封可喜亦封智順王三桂山海衛人明末爲總兵官鎮山海關聞京師陷乞兵於我 朝適睿親王多爾袞兵至 翁後遂降於軍前封平西王三

人與有德皆隨大兵入關三桂西追流賊入蜀順治六年進封可喜平南王仲明靖南王使定廣東各率其部兵以行仲明道卒子繼茂襲與可喜同定廣東遂鎮其地後移駐福建繼茂卒子精忠襲爵時定南王有德先戰死於粵西故平西平南靖南世稱三藩三藩中三桂功最多隨大兵定蜀定滇取永明王於緬甸平水西安氏皆與有勞故恩禮獨隆進封親王令統所部留鎮滇黔所屬文武官聽自選用又擢其部將王輔臣爲陝西提督李本深爲貴州提督吳之茂爲四川總兵馬寶爲雲南總兵三桂鎮滇久僭擬踰制漸蓄異志日驕蹇精忠亦桀驁不法大爲閩人害惟可喜素恭順能恪守藩服

聖祖仁皇帝以三桂可喜宣力有年年皆老且三藩分布半天下將成唐室方鎮之勢非久安計欲令釋兵還朝以全終始銷亂萌適可喜疏請乞骸骨率所部歸遼東乃　特允其請此康熙十二年三月也三桂精忠不得已亦以是年七月疏請撤兵而實無行意三桂陰勒士馬禁過郵傳并約結部將之在他省者精忠亦與相應和皆屢遷行期朝議分遣哲勒肯陳一炳梁清標赴諸藩與籌撤兵後事宜且趣之行於是十一月二十一日三桂遂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僞號昭武李本深首應之雲貴總督甘文焜在貴陽聞變疾馳至鎮遠爲賊兵所

圍自刎死有郎中黨務禮等在黔督辦三桂入京夫船
疾馳至京上變湖廣總督蔡毓榮亦奏至　詔削三桂
官假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為寧南靖寇大將軍貝勒察
尼副之率師往荆州進討又以滇蜀接壤命西安將軍
瓦爾喀赴蜀刑部尚書莫洛經略陝西軍事粵西地近
貴州則以有德壻孫延齡為將軍鎮之又命前鋒統領
碩岱先進據常德以遏賊鋒兵未至而賊已逼清浪以
小除夕陷沅州總兵崔世祿被執巡撫盧震棄長沙奔
岳州十三年正月賊至常德原任提督楊遇明寓居城
中為內應常德亦陷提督桑格援兵至不得入退還澧
州澧州已應賊長沙副將黃正卿參將陳武衡又以長

沙降賊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鱗總兵譚洪吳之茂亦叛全蜀皆失二月孫延齡又反於廣西殺都統王永年執巡撫馬雄鎮據有桂林平樂三月賊兵至岳州參將李國棟應之岳州亦陷耿精忠亦以是月反紿執總督范承謨閩之民全巡撫劉秉政降之是時三桂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聲白首舉事親至常澧督戰兵鋒甚銳是以四方響應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福建相繼失人心皆動搖幸 廟謨鎮定先事布置旣命勒爾錦等赴荊瓦爾喀等赴蜀而武昌南昌河南安慶江寧諸處先後遣重兵鎮守又駐兵於兗州太原以備應援楚警則調安慶兵援楚而兗州兵移安慶又調兵駐兗

州以繼之蜀警則調西安兵援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調兵駐太原以繼之遇有徵發絡繹奔赴不淹旬月故叛亂相尋終獲戡定皆用此法也而京師先有楊起隆之變起隆者市井無賴僞稱朱三太子布其黨李株等糾約滿洲各官家奴期以十三年元旦入朝時各殺其主卽以主之官官之鑲黃旗監生郎廷樞家奴夜醉漏言廷樞聞之急上變遂捕得株等二百餘人誅之王大臣并奏誅三桂子孫之官於京師者乃戮其子應熊及孫世霖以淨根蘖起隆尋亦捕得伏誅京師訛言始息未幾察哈爾又蠢動時方調邊外各蒙古兵察哈爾右翼王子布爾尼謀拒命他部多視爲向背

上聞之立命大學士圖海率滿洲兵三千疾馳往及其未發殲之於是諸蒙古帖服無後顧憂得專力南征矣而其時反者不特三桂延齡精忠也又有襄陽總兵楊來嘉叛於穀城河北總兵蔡祿叛於懷慶江西則饒州兵變餘干賊蜂起騷及江南之徽州別賊陷湖口彭澤江南之池州亦有賊竊發

上以賊渠乃三桂也三桂滅則諸賊自散趣察尼分兵急攻岳州爲將軍吳應麒據守堅不可拔乃又命貝勒尚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子彰泰副之專攻岳其餘諸省則以貝勒洞鄂爲定西大將軍與莫洛由陝勦蜀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由浙勦閩孫延齡之叛提

督馬雄亦以柳州降賊則命尚可喜及總督金光祖勦禦而以安親王岳樂爲定遠平冦大將軍繼之分遣甫定忽又有王輔臣之變輔臣本姜瓖部校瓖反時殺瓖來降擢侍衛從大兵定湖南入黔滇隸三桂部下久擢至今官三桂初反時誘以僞劄輔臣令其子繼禎入京呈首

上嘉之特給世職并繼禎四品官尋又陰通三桂至是從莫洛進寧羌忽反兵攻莫洛殁之遂回平涼據守此皆十三年事也十四年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相繼失時三桂散僞劄各路煽誘給輔臣軍資數十萬又令賊三王屏藩吳之茂等出蜀肆擾

故所在響應惟提督張勇總兵孫思克王進寶陳福不
從陝省得不全陷已而諸將先後復秦蘭延鞏諸郡獨
輔臣據平涼悉其精銳依山結壘勢張甚三桂親至松
滋遙與相倚將入犯彝陵荆州我湖南諸將方奉 命
進兵岳州長沙以分賊勢而吳應麒於岳州城外浚濠
三重設陷坑木樁守益固長沙則賊將馬寶來援亦堅
拒不下諸將皆不能尺寸進耿精忠既據全閩又遣賊
陷浙之溫州黃巖處州及江西之建昌撫州廣信諸郡
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碣石總兵苗之秀亦與通潮惠
並失時杭州將軍賴塔總督李之芳以兵扼衢州賊不
得過衢而陸路有偽都督曾養性偽將軍祖宏勳等連

屯二十五營於長石嶺諸處水路則有僞都督朱飛熊張萬恭許英等率水賊萬餘舟三百分泊於小梁山諸處浙東危甚傑書大兵至亦觀望不敢進屢奉 詔趣督始進兵瑪哈達復處州傅拉塔復黃巖而溫州爲曾養性踞守迄不下江西之地精忠既陷其東數郡三桂又遣僞總督黃乃忠等合兵數萬自萍鄉窺袁州西路亦告急先是

上以江西賊衆命岳樂停往粵西留江西辦賊至是以簡親王喇布爲揚威大將軍自江南移江西代之趣岳樂進兵長沙岳樂畏三桂凶燄而閩事差易藉手也已率兵復建昌令額楚復廣信希爾根復饒州欲由江西

入閩勦賊
上不許趣赴長沙益急此十四年事也計此二年中叛變四起秦蜀楚粤閩浙如鼎沸選將調兵轉餉日不暇給自古藩鎮之亂未有甚於是時者十五年春以洞鄂等屯兵平涼久不克命圖海為撫遠大將軍督師三桂方遣王屏藩出漢中譚洪出西河吳之茂出單家河合犯秦州為輔臣聲援并令雲南土司總兵陸道清率猓猓入平涼助守圖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賊於平涼城下輔臣懼遂率偽巡撫陳彭偽總兵周揚名王好問及陸道清等降王屏藩等遁自是秦省略定會閩賊耿繼祚再入建昌肆焚掠忽棄營去

上知閩中必有海寇入故撤兵自救乃趣傑書賴塔速進兵敗偽將軍馬九玉於衢河西敗偽總兵林福於大溪灘乘勝復江山縣至仙霞關偽將金應虎獻關遂長驅入浦城建陽建寧相繼下曾養性聞之亦以溫州降大兵抵延平精忠大懼先遣其子顯祚繳送偽印師至福州率所屬文武出降於是閩浙亦定時東西兩巨寇既降乃得以全力辦三桂初三桂因王輔臣之變欲由秦蜀入犯及輔臣反正圖海等守峽無隙可乘而岳樂已由袁州進兵長沙三桂乃使胡國柱入長沙固守馬寶營城外為犄角而親率兵自松滋來屯嶽麓山誘調彝陵南漳諸賊楊來嘉洪福等至合力抗拒別使偽將

虎渡口澧水入江處也

軍高大節率衆數萬圍吉安以梗入粵之路陰結尙之
信授爲招討大將軍之信遂反遣人禁其父可喜於私
第率藩下人易旗改服擊將軍舒恕於省城恕引兵出
走副都統莽依圖自肇慶突圍出總督金光祖巡撫佟
養鉅皆降之韶州南雄相繼陷舒恕等走南安南安又
陷乃守贛州孫延齡馬雄皆助三桂遣兵寇江西高大
節已破吉安入城守
上預知賊不得逞於秦必力保湖南拒守乃趣勒爾錦
察尼尙善等分路進兵勒爾錦敗賊於虎渡口察尼敗
賊於太平街尙善遣舟師入洞庭克復君山已而勒爾
錦等再戰不利引還尙善舟師亦未能斷賊餉道又

詔將軍穆占為征南將軍自陝率滿洲兵及輔臣降兵至荊州并選荊州兵之精銳者率以助攻長沙賊方擾醴陵萍鄉欲斷岳樂後路喇布自江西分兵禦之賊之陷吉安者將軍哈爾噶齊等圍之此十五年事也十六年春吉安賊遁莽依圖乃進兵南安原任提督嚴自明以城降賊黨郭義亦遁我師遂踰嶺克南雄直至韶州有偽監軍道傅宏烈先以書來謂大兵速進廣東則廣西一省宏烈可以一面當之至是來迎於韶尚之信聞大兵入粵先遣其弟之瑛迎降金光祖亦自肇慶至時可喜已殁命之信仍襲其父爵之信以書招原任高州總兵祖澤清澤清亦以高雷廉三郡降原任瓊州總兵

僞國卿亦以瓊州降於是廣東粗定耿精忠之歸順也
上命率其藩下兵隨征海寇時海寇鄭錦連陷汀漳與
泉邵武諸郡我兵以次收復劉進忠苗之秀亦以潮州
碣石來歸錦部將劉國軒在惠州揚帆去於是海寇亦
稍靖精忠以海寇平奏請入京服罪其屬下徐朝弼等
首告精忠雖歸降仍遣王進功通海寇與劉進忠結腹
心藏黑鉛於王昇家欲俟大兵旋日再作亂將降之前
三日殺范承謨以滅口又遣王子玉至三桂處乞援
上命議政王等按其事皆實凌遲處死於是閩逆之局
亦結三桂既失輔臣精忠之信等援勢漸孤乃爲畫地
死守計以衡州爲僞都自長沙移居之聯絡孫延齡馬

雄等為肘腋助時岳樂攻長沙穆占及喇布攻衡永皆未克賊增兵自宜章樂昌悉力來拒尚之信雖已反正仍與三桂通三桂陰援之遣胡國柱馬寶再犯韶州額楚與之大戰莽依圖出城夾擊賊始遁此十六年事也十七年穆占進復郴州桂陽興寧宜章諸處又招降偽總兵王爾等偽將軍林興珠詣尚善降賊乃盡銳逼永興而軍我都統伊里布戰歿再戰副都統哈克三又歿碩岱出安思孝營壘悉被衝賊據之環攻永興碩岱等入城死守喇布不敢救穆占遣布舒庫尼雅漢來援亦不敢進賊三面攻圍自八月二日至二十日晝夜不息城壞於礮以竹簍布囊盛土補之且築且戰瀕危者屢矣

二十一日賊忽拔營去乃三桂已死諸賊皆赴衡州故也三桂初病有犬登其案而嗥已而膈噎症益劇又下痢遂於是月十七日死賊黨吳國貴夏國相秘不發喪潛調永興諸賊胡國柱等至仍謀拒守時尙善已歿於岳州以察尼爲安遠大將軍赴岳統其軍先是林興珠之降也謂岳城糧皆取給於常德而我舟師僅營於君山賊之往來如故也宜分泊於香爐峽諸處并立陸營於九貴山以斷長沙衡州之路賊可坐困

上是之命察尼如其法以困岳水陸之圍始密賊將杜輝潛遣人來約降事泄爲吳應麒絞死城中糧日乏我兵乃急攻之十八年正月僞總兵王度冲陳珀降應麒

棄城遁官兵遂復岳州岳州既復長沙震恐賊將皆棄城去我師由長沙進衡州吳國貴夏國相等亦遁我師入衡州追敗國貴於永州復其城國貴尋踞武岡與胡國柱死守林興珠奮擊敗之國貴中礮死餘賊遁彰泰又追敗之遂復武岡喇布遣提督趙賴取寶慶寶慶亦復時勒爾錦等在荊州亦渡江勦賊賊已潰所過松滋枝江宜都諸縣皆下并復澧州偽將軍洪福以舟師降貝子準達進常德賊已焚廬舍拘槅去而三桂孫世璠在雲南已僭即偽位勒爾錦尋奏胡國柱在辰龍關吳應麒在辰州以木石塞隘口跨路立五營山路險惡止行一馬其陡絕處徒步亦難上

上切責之乃命察尼辦澧州以南軍事勒爾錦辦荊岳
穀襄軍事以岳樂勤勞久命率大兵之半還京以彰泰
爲定遠平寇大將軍代之進取雲貴此由湖南入滇黔
之師也先是十六年傅宏烈以降授爲廣西巡撫撫蠻
滅寇將軍令募兵進取廣西莽依圖額楚旣敗賊於韶
命額楚守韶莽依圖隨宏烈後繼進會馬雄與孫延齡
交惡治兵相攻宏烈等遂乘機進克梧州潯州鬱林
皆下之直抵平樂延齡已爲吳世琮殺死世琮水陸來
犯宏烈等戰不利引兵退十七年戰於賀戰於藤又敗
賊直逼梧州是時三桂已死而世琮在廣西轉猖獗十
八年正月宏烈莽依圖率死士奮擊大敗賊始復潯州

馬雄已死其子承廕牽偽將齊人龍等降世琮圍之於南寧承廕守頗力莽依圖進敗賊於新村世琮負傷走南寧圍解并復太平府命莽依圖即由南寧進雲南宜烈亦請由慶遠進雲南

上壯其志以喇布代守桂林聽宜烈進師十九年承廕又紿殺宜烈以叛粵地再擾於是命駐守潮州之將軍賴塔帥師守廣東初尚之信雖降仍懷兩端趣其援宜章援韶州援梧州皆托故不行三桂死始聽調從征廣西至是之信護衛張永祥張士選赴京首其謀叛事

上命侍郎宜昌阿以巡海爲名赴粵密按其狀部將王國棟證之事皆實宜昌阿密檄金光祖執之信於武宣

之信弟之節等在省城聞變殺國棟欲爲亂賴塔以兵圍其第皆就擒之信尋伏誅粤東得不擾會莽依圖病歿於軍乃命賴塔爲大將軍代莽依圖進取雲南此由粤入滇之師也諸將之在秦省者自平王輔臣後以秦民勞敝暫停進蜀及三桂死　詔圖海進京面授機宜始議進兵諸將張勇孫思克猶請俟時惟提督趙良棟王進寶請身任其事十八年十月進寶復鳳縣克武關擒僞總兵羅朝興直抵漢中王屏藩遁我兵分三路趨保寧十九年正月賊二萬餘來拒進寶大敗之追至錦屏山賊營於城外我兵奪橋而進遂克保寧王屏藩及僞將軍陳君極自經死生擒吳之茂等乘勝至順慶順

慶亦復趙良棟之分路進蜀也先遣兵復徽州由略陽進克陽平關十九年正月從白水壩渡江龍安府偽總兵姜應熊降遂復龍安至明月江賊斷橋拒守良棟趣兵浮渡令總兵王進才等分兩路取成都自率大兵繼進偽將軍汪文元降於綿竹至成都偽巡撫張文德率文武出降遂復成都圖海亦以是時復興安府楊來嘉尚擾夔巫間提督徐治都擊敗之於巫山來嘉遁夔州亦復譚洪率所部降將軍烏丹克重慶彭時亨亦降趙良棟敗胡國柱於建昌遂率兵進雲南此由蜀入滇之師也時察尼在湖南已克辰龍關進取辰州總督蔡毓榮又復銅仁府及麻陽縣於是命彰泰速進雲貴其滿

兵無馬者撤之令察尼率以還京勒爾錦傑書亦先後
撤兵還圖海率王輔臣還輔臣至陝西自縊死八月彰
泰蔡毓榮自沅州進十月克鎮遠府偏橋平越龍里以
次收復抵貴陽吳應麒先遁遂復貴陽遣提督桑額據
雞公背鐵索橋諸險招李本深降之其餘安順石阡等
府相繼下貴州悉定會賴塔自廣西進兵亦屢捷二十
年正月朔抵安籠所敗偽將軍何繼祖於石門坎遂復
安籠繼祖遁去合偽將軍詹養等率數萬衆陣於黃草
壩列鹿角挨牌驅象助戰二月二日我兵自卯戰至晡
大敗其衆奪二十二營生擒詹養王有功等獲象馬無
算二十一日彰泰賴塔兩路兵遂會於曲靖整隊合進

屯雲南省城十里外之歸化寺逆酋吳世璠遣偽將軍胡國柄劉起龍黄明等率賊數萬來拒我兵大敗之陣斬國柄起龍追殺至城下掘長濠困之而趙良棟之師亦自蜀至圍益密先是賊因官兵進勦欲分我兵力遣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等分陷建昌敘州永寧馬湖諸處又嗾譚洪彭時亨再叛擾夔巫聞至是世璠以省城危急調諸賊回救

上預敕諸將各路追躡弗令得至省城於是諸將奮擊遂無一得至省者偽將軍韓天福與土司那天鳳縛偽總兵王來吉以武定降穆占敗偽將軍楊應選於不遠遣人招之亦降偽定遠大將軍張國柱偽總兵徐袁明

李三彬羅夜獻郭壯興與范應奉各率所部降偽將軍李
發美舉首世璠所與達賴喇嘛書以麗江鶴慶二府降
譚洪已死其子天秘亦降馬寶遁於楚雄衆盡潰與偽
將軍巴養元偕降
上命械寶至京磔之雲南省城有潛出降者謂世璠勢
已蹙惟堅守待外援十月八日彰泰等遂合楚粵蜀諸
路兵并力環攻連日夕不息二十八日偽將軍線緎吳
國柱吳世吉原任都統何進忠林天擎等謀執世璠及
郭壯圖以獻世璠聞變自殺壯圖及子宗汾亦自殺二
十九日線緎等開門降遂擒偽大學士方光琛等磔之
戮世璠尸傳首京師夏國相竄於廣南尋亦來降彰泰

以其爲三桂壻送京師伏誅胡國柱遁於雲龍州度不能脫自縊死其餘僞文武官皆降雲南底定

上乃盡撤滇粵閩藩下兵歸京師贈卹殉節諸臣甘文焜范承謨朱國治馬雄鎮傅宏烈等分別諸將功罪黜陟之其滿洲兵出征時貸子錢治裝者發帑代之償大赦天下與民休息從此內地不復用兵億萬年丕丕基定於此矣

敬惟我　國家武功之盛懿鑠千古而所以靖反側開治平尤莫如平定三逆之舉蓋　國初摧廓西南陲未嘗不藉諸藩之力及晉鎮旣久據巖疆擁強兵皆樂於威福自擅一旦欲撤之

使歸必非其所願而不撤則又將成方鎭分據
之勢日久愈不可制正昔人所謂召則反速而
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也然反速禍小亦有
非可概論者是時我　國家定鼎纔三十年西
南陲之入版圖并未及二十年人心猶未寧一
而三藩分駐滇黔閩粵幾半天下又非如唐時
河朔三鎭之僅據燕趙千里之地也吳三桂在
諸藩中尤雄猾陰蓄異志播流言結死黨以虛
聲煽天下天下皆震其威一舉事未有不響應
者使非廟堂有必勝之策輕率下詔將一發難
收無以善後故當時諸王大臣皆不敢專主撤

藩各爲兩議以上我

聖祖仁皇帝年方二十餘獨內斷於心毅然撤之不疑

詔一下而三桂果反反而諸藩果相繼起加以

孫延齡王輔臣之助逆察哈爾之俶擾幾於東

西南北在在鼎沸而 廟謨鎮定不動聲色卒

能以次削平開一統無外之治從之論者但仰

神功聖烈之巍巍謂有天授非人力可及今得平定三

逆方略讀之而後知當日不得已用兵之苦心

與夫應變靖亂之長策遠慮盡夙夜焦勞者凡

七八年始克著定而非輕付一擲以倖成也當

撤藩之始固默計興朝兵力足以制叛而有餘

而初未嘗爲以威也詔諭諄懃開誠宣示無非
欲延恩於弗替銷亂於未萌使諸藩知順逆禍
兵歸朝析圭擔爵傳及後裔豈非旂常帶礪之
盛事乃狂悖失計輒敢連衡拒命
聖祖始遣將出師以伸國法然猶擴如天之度許以自
新凡賊黨之自拔來歸者悉仍其官位坦懷待
之葢力既足以制其死命而恩又足以開其生
路故輔臣及精忠之信等雖已罪不勝誅猶特
遣死之詔回面自投不待窮極兵勢而後取之
此息事寧人之出於至誠使叛賊亦知感悔早
可省兵力十之二三也諸將之討逆也視劇賊

所在卒逡巡不敢進徒藉手於一城一邑以報
塞
聖主灼見其情趣諸將舍賊黨而專力渠魁兵少增兵餉少增餉故王輔二逆終至力屈歸命又以三桂爲諸叛之首三桂滅則諸叛易討特宿重兵於荊岳長沙以扼其要害賊鋒雖銳終不能出湖南一步後卒由此進兵收功此勝算獨操所由制勝於萬里之外者也自用兵以來僅戮一不救主帥之偏裨以徇於軍而未嘗殺一大將卽諸統兵者之斤斤畫地自守經年累月屢催不進律以老師糜餉之罪萬無可辭猶僅下詔

嚴飭交王大臣議奏終責以後效而不遽加兵革蓋其時漢人既不可信漢軍亦多有與諸藩同氣類者所恃惟宗室王公及滿洲大臣故訓之勵之終不得已而用之此更用人之苦衷過錄功而卒收孟明之效者也統計康熙十二年至十七八年軍事旁午宏濟艱難聽鈴索之摐聲警銅籤之投響古聖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殆無以過之自三逆殄而內地不復用兵迄於今承平百餘年矣當日戰爭之地久長桑麻無復斷鏃折戟之遺跡問之故老亦莫有能記討逆舊事者閭井晏如目不見兵革人

但謂生長太平得享此熙恬之福也而豈知皆

我

聖祖宵衣旰食圖寧求莫之所再貽也哉

平定朔漠述略

厄魯特準噶爾者本元阿魯台部其後聲訛為厄魯特

國初時其酋顧實汗嘗遣使通貢後有噶爾丹者出自

北厄魯特漸強盛自立為汗侵掠其鄰喀爾喀部喀爾喀故有二汗左翼號土謝圖汗右翼號車臣汗其地在

我四十九旗蒙古之北與準噶爾接壤至是為所侵擾勢不支康熙二十七年二汗率全部來降

聖祖仁皇帝受而賑撫之遣使諭噶爾丹息兵以請兩

國噶爾丹佯應命而阻兵如故喀爾喀不敢游牧於故地避入我邊境二十九年

上命尚書阿爾尼備邊會厄魯特驅掠喀爾喀人畜過阿爾尼以蒙古兵擊之而令喀爾喀奪還所掠喀爾喀務爭取陣遂亂厄魯特因而乘之我兵反爲所敗乃以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恭親王常寧爲安北大將軍出師至烏蘭布通大敗其衆噶爾丹始以書來乞和然弗悛也其兄子策妄阿拉布坦亦爲所凌虐嘗遣閒使來附

上遣使報之至哈密爲厄魯特所害詔索其害使臣者噶爾丹不應三十三年約其來會盟亦不報而擾喀爾

喀益甚

上念喀爾喀爲我外藩不庇之使安游牧勢將以近邊蒙古地處之則蒙古生計亦受害自非大創噶爾丹不可乃決計用兵又恐我兵至而敵先遁也三十四年土謝圖親王沙津來覲於木蘭具言噶爾丹約其爲內應將入犯

上命沙津僞與相結誘其兵來是秋噶爾丹果掠喀爾喀之納木札爾陀音所部駐兵於土喇及克魯倫河之間自秋徂冬不去我　朝三遣使往皆爲所辱令使者步行歸三十五年春乃兩路出師

上親統六師向克魯倫河進發命撫遠大將軍伯費揚

令率將軍孫思克總兵康調元等向土喇進發預刻時日約東西夾攻途次有傳噶爾丹率兵三萬又借俄羅斯兵六萬來者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奏請迴

鑾

上力斥之四月下旬至西巴爾台探知噶爾丹尚在克魯倫河而費揚古兵至何處尚未奏到隨行王大臣有謂宜俟費揚古兵至夾擊者有謂宜先遣使噶爾丹告以御駕親來者有謂不必俟費揚古兵亦不必遣使噶爾丹即當出其不意直前突擊者五月四日至拖陵乃遣使噶爾丹明告以六師親莅并以所獲之厄魯特俄齊爾僧往噶爾丹初不信謂

中華皇帝不在京城享安樂而涉此沙漠乎及問之俄
齊爾貝述黃幄幔城等物乃大驚親上孟納爾山竊觀
我兵隊伍嚴整士馬精強不復敢戰聞我西路兵已過
土喇謂其下曰北路兵不可擊且擊西路遂乘夜遁闊
五日
上至克魯倫河方意其扼河相拒而河岸已無一帳矣
大兵追三日不及乃簡輕騎命內大臣馬思喀速追十
三日
上迴鑾是日費揚古兵已至昭莫多探知噶爾丹在特
勒克濟相距僅二十里遣碩岱以少兵誘之孫思克陣
於東占高阜以臨之康調元陣於西兵皆下馬步列以

待噶爾丹衆以萬衆來我軍鳥槍弓矢齊發籐牌兵繼之每進輒以拒馬木擁於後示必死無退避自未至酉戰數十合敵將敗我軍鳴角齊上馬蹂之敵遂大奔追殺三十餘里斬數千級生擒數百人牛二萬餘羊四萬餘軍資器械無算噶爾丹之妻阿奴喀通亦死於亂兵其他台吉宰桑陣歿者不可數計投費揚古軍者二千餘人投馬思喀軍者五百餘人

上回蹕至塔爾奇捷奏至凡喀爾喀王公台吉以及老幼男婦無不泥首膜拜謂

聖主安輯我喀爾喀不惜士馬芻糧且 親履沙磧以懲此凶醜我喀爾喀從此得仰父 俯子矣六月 駕回

京噶爾丹既敗後牲畜盡失無可資生與諸台吉會於塔米爾噶爾丹欲往翁金丹濟喇欲往阿爾台阿賴卜灘及丹津俄木布欲往俄羅斯邊境皆無定議已而丹津俄木布之人有盜噶爾丹部內羊馬者噶爾丹責令還原主遂有隙丹津俄木布旋叛去惟丹濟喇及阿賴卜灘尚隨之又有諾顏格隆及吳爾占扎卜等亦率其屬以從然所屬各不過千人少僅數百人

上欲乘勢遂滅之秋九月　駕再發京師往歸化城經理其事檄諭靑海諸台吉協擒噶爾丹諭策妄阿拉布坦亦如之又多遣間使招其黨與時噶爾丹欲掠喀爾喀之出邊游牧者聞有備遂不敢翁金有我軍所餘糧

噶爾丹欲資以度冬使丹濟喇來刦適我副都統祖良
璧護糧歸途狹賊突出我護糧兵不及甲即與戰良璧
以殿後兵繼之前行兵又回鬬遂大敗去其遣往達賴
喇嘛之使人喇克巴過青海又爲我副都統阿南達所
擒有台吉阿玉奇及額爾克巴圖皆承檄與策妄阿拉
布坦會於阿爾台約共擒噶爾丹自劾噶爾丹聞之遂
向白格爾西去十二月　駕回京三十六年春噶爾丹
之子塞卜騰巴爾珠爾捕獸於巴爾思庫見我哈密回
目都拉達爾罕遣子郭帕擊擒之俘送京師二月
上又啓鑾往寧夏時噶爾丹竄於薩克薩呼里克資野
獸以給然迄無降意我員外郎博什希筆帖式常授奉

命往諭之噶爾丹遣人取書去閱數日見使臣於野傳語數言而去其倔强如故也薩克薩呼里克歡已盡勢益蹙一日與諸台吉飲於諸顏格隆家吳爾占扎卜出怨言謂此地獸已盡矣如願降中國則往投否則立另爲計今爲爾一人致四部厄魯特七旗喀爾喀皆破壞尚何所圖也諸顏格隆以酒和解之而其下多攜貳阿賴卜灘亦與丹津俄木布往投策妄阿拉布坦囑我使臣代奏并遣間使入覲丹濟喇亦先輸情於我使臣噶爾丹召之丹濟喇曰既有程布臧布矣召我何爲遂不赴又有台吉阿喇見拜及拉思倫博羅齊等與噶爾丹相距或半日程或一二日程皆偃蹇不用命

上至寧夏趨白塔方臨黃河發大兵起行適費揚古奏至噶爾丹已於三月十三日死矣傳聞謀食無資部衆盡潰故仰藥自盡也丹濟喇攜其屍及其女鍾濟海來降途次爲策妄阿拉布坦奪去丹濟喇自率所部降阿賴卜灘亦降已而策妄阿拉布坦遣人獻噶爾丹之屍及鍾濟海至京於是朔漠大定喀爾喀得安游牧至今百餘年氈帳滿野數百萬衆無不得所皆我

聖祖三駕親征所以奠安而袵席之也尋授塞卜騰巴爾珠爾爲一等侍衛鍾濟海至命與同居使侍衛沙克都爾娶之尤見格外矜宥之仁云

皇朝武功紀盛卷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平定準噶爾前編述略

自策妄阿拉布坦獻噶爾丹之屍及鍾濟海

聖祖仁皇帝嘉其恭順恩賚有加無何狼子野心漸狂悖承噶爾丹潰敗之後收其餘衆裒集孳育日益以强康熙五十四年來擾哈密我駐防哈密之游擊潘至善拒之肅州總兵路振聲出兵應援敵始去自是我 朝常發兵備邊五十六年以內大臣傅爾丹為振武將軍駐阿爾台尚書富寧安為靖逆將軍駐巴里坤散秩大臣祁里德為協理將軍在西路策應是年冬策妄阿拉

布坦遣小策零敦多卜侵西藏藏中酋長曰拉藏汗與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得尼退守布達賴五十七年命侍衛色楞率西寧兵會同青海王台吉等進援總督額倫特繼之未至而拉藏汗已爲敵所殺額倫特敗敵於齊諾郭勒色楞敗敵於喀喇烏蘇尋合兵進勦八月朔日敵大至額倫特中槍殞我師敗績乃 命皇子允禵爲撫遠大將軍率重兵駐西寧五十八年分遣平逆將軍延信由青海定西將軍噶爾弼由打箭爐兩路進兵收復藏地傳爾丹富寧安祁里德等亦由西北兩路襲擊以分敵勢富寧安至闢展降回衆三百餘至土魯番降番衆千餘祁里德亦降厄魯特宰桑塞卜騰等二千

餘傳爾丹至格爾額爾格殺厄魯特二百餘擒宰桑貝肯等百餘然皆未深入也八月延信兵與小策零敦多卜戰於密諾郭勒綽瑪喇等處皆捷噶爾弼由南路乘虛入間春丕宰桑以兵來拒及其未至先克墨朱工喀所至望風歸款朱貢之胡土克圖獻地降第巴達克咱及喇嘛鍾科爾亦降即令聚皮船渡河乘勢直抵西藏藏中大小頭目及各寺喇嘛俱歡迎恐後盡擒獻準噶爾喇嘛百餘人其策零敦多卜所授爲總管者俱斬於軍前西藏遂復雍正元年青海王羅卜藏丹津叛以陝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入平之羅卜藏丹津走投策妄阿拉布坦

世宗憲皇帝遣使索之不奉　詔惟遵　旨定邊界約不入犯乃撤兩路兵量留兵哈密護其耕作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襲凶狡好亂過於其父又集兵窺邊乃復以傅爾丹為靖遠大將軍駐阿爾台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駐巴里坤噶爾丹策零遣小策零敦多卜以二萬衆犯科舍圖掠駝馬總兵樊廷副將冶大雄拒退之九年六月傅爾丹出師敗績於和通淖兒兵二萬得歸者僅二千餘岳鍾琪聞傅爾丹被圍急出師遥為聲援亦不能大獲敵既得志益猖獗大策零敦多卜駐華額爾齊斯小策零敦多卜駐喀喇額爾齊斯日伺釁擾邊時方築城於科卜多以地遠難守命移營

於察罕廋爾以順承親王錫保爲靖邊大將軍鎮之降
傅爾丹仍爲振武將軍又以馬爾賽爲綏遠將軍駐歸
化城爲犄角兩策零敦多卜一由郭多里一由杭愛來
掠喀爾喀公通摩克爾佐領人畜爲所擄通摩克率所
部內移小策零敦多卜之子曼濟又掠鄂爾海大策零
敦多卜自率大衆屯蘇克阿勒達錫保令喀爾喀親王
丹津多爾濟及額駙策凌與戰鄂登楚克敗之敵始去
十年又有塞卜騰策零那木扎爾由烏魯木齊來擾哈
密岳鍾琪遣總兵曹勷副將紀成斌拒之秋噶爾丹策
零傾國入寇至額駙策凌所部策凌方入朝遂盡掠其
貲畜二子一妾亦爲所得策凌在途聞之剺辮髮及所

乘馬尾誓以死復讐遂次借各蒙古兵回救噶爾丹策零方據其子女玉帛酣飲爲樂策凌夜半由間道繞出山後黎明自山頂大呼壓而下敵驚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棄其帑貲倉猝遁策凌追及之於額爾得尼招左阻山右限大水敵無路走我兵乘勢蹴之擊殺萬餘尸滿山谷河水數十里皆赤噶爾丹策零由鄂爾昆竄去策凌急檄馬爾賽出歸化城截殺副將軍達爾濟整兵待發馬爾賽不許副都統傅鼐至跪求出兵亦不許軍士登城望見敵騎由城下過如亂鴉投林紛雜無行列一邀擊可盡擒也翼日將士不稟命自出追之噶爾丹策零已從前隊過僅截其零騎馬爾賽由是伏法而噶

爾丹策零勢亦衰不復敢擾邊尋遣人來議和十二年
遣傅鼐及學士阿克敦報之
今上御極噶爾丹策零又遣使來以所議邊界不決使
命往返乾隆四年始定議厄魯特游牧不得過阿爾台
喀爾喀游牧不得過扎卜堪兩國各遵守已又許其通
市易及進藏作佛事人馬貨物各限以數乃盡撤西北
兩路兵計自康熙五十六年備兵以來中間雖暫撤不
數年旋復設前後費軍貲不下七千餘萬至是始寢兵
不用葢敵擾則制之以力敵服則撫之以恩
聖祖
世宗攘剔之勞我

皇上懷柔之略各因時而施固未肯稍損國威亦未肯輕用兵力使噶爾丹策零子孫粗能自立保境睦鄰我
皇上亦惟以息事寧人爲念豈必欲草薙而禽獮之迨至篡亂相仍自取覆滅天厭其德授我 國家以兼弱攻昧之機然後一舉蕩平之則我
皇上始念固不到此耳

平定準噶爾正編述略

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其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嗣位昏暴不恤國事十五年其姊婿賽音伯勒克弑之立其庶兄喇嘛達爾扎本噶爾丹策零外婦所生子也有大策凌敦多卜之孫達瓦齊於喇嘛達爾扎爲近屬喇

嘛達爾扎忌之達瓦齊擁衆不應召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者最狡黠欲搆達瓦齊篡亂而已從後圖之乃與達瓦齊合兵突入伊犁弑喇嘛達爾扎達瓦齊遂自立爲汗阿睦爾撒納欲襲之而力不敵十九年遂與都爾伯特台吉訥默庫和碩特台吉班珠爾率所部二萬餘人來降且乞師往靖亂其意欲藉我兵力滅達瓦齊而已得據其處也先是喇嘛達爾扎之立以台吉達什達瓦素爲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所任用執而廢之欲以其部衆分賞各台吉其部下有宰桑薩賴爾不肯他屬率千戶來降

上授爲散秩大臣詢以準夷事備悉其內亂狀然尚未

欲用兵也迨達瓦齊之篡有杜爾伯特台吉策凌及策
凌吳巴什率三千餘戶來降
上益悉其情形亡可企足待
聖祖
世宗數十年厲兵秣馬欲殄滅之而不能者今事會適
有可乘是天以準噶爾畀我大清時不可失於是用兵
之策遂決方調兵籌餉以圖大舉而阿睦爾撒納來降
上自薩賴爾降後即知有阿睦爾撒納爲衆部所畏服
茲敂關內附正可資以前驅迅掃殘孽而舉朝不知其
故也承平日久方樂於晏安無事不願有勞師動衆之
舉尚書舒赫德奉　命往撫阿睦爾撒納輒請離其壯

丁於烏里雅蘇軍營而部落悉徙蘇尼特使不得聚而
生變
上謂若是適使其疑畏也斥罷之更以尚書班第往輯
其衆俾游牧於扎卜堪阿睦爾撒納等入覲於熱河
上封爲親王訥默庫班珠爾皆封郡王所以寵賚之者
甚至二十年春遂兩路出師北路以班第爲定北將軍
阿睦爾撒納爲定邊左副將軍副之西路以陝督永常
爲定西將軍薩賴爾爲定邊右副將軍副之所至準夷
各部落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無不攜酮酪獻羊馬
跪迎恐後兩路兵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五月五
日齊抵伊犂達瓦齊已遁於格登山阻淖爲營衆尚萬

餘我兵追及之侍衛阿玉錫夜以二十二騎直薄其營呼噪突入賊萬衆驚潰達瓦齊竄於呼爾璊回酋霍集斯伯克承檄縛獻軍門并獲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及前歲已降復叛之巴朗先後檻送入京行獻俘禮

上御午門樓受之策勳行賞賜阿睦爾撒納食親王雙俸班第薩賴爾爵上公餘進秩有差是役也出師僅百餘日不傷一兵不折一矢犂庭掃穴生縛名王沙漠萬里悉入版宇信自古未有之駿烈也厄魯特之先故有四衛拉特華言四大部也部各有汗

上之初用兵也欲俟平定後仍其舊設四汗衆建以分其勢可以銷亂萌息邊釁如喀爾喀之編七旗至今長

享太平而阿睦爾撒納志不在此也
上預燭其情甫出兵即密諭班第示以分封四汗之意以消其妄念又以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本科爾心親王與阿睦爾撒納語言相通氣類相近令與阿睦爾撒納偕行俾耦居無猜實陰伺察之乃額駙反與之昵阿睦爾撒納遂恃爲奥援旣平伊犂
上命班第及西路參贊大臣鄂容安留伊犂與阿睦爾撒納薩賴爾共籌善後事阿睦爾撒納輒隱以汗自處事多不禀承將軍生殺任意置副將軍印不用用其國汗舊傳小紅鈐記發書鄰部哈薩克及俄羅斯之烏梁海皆不言降我 朝但謂率滿洲蒙古兵來定準噶爾

又使其黨布流言謂不立阿睦爾撒納爲汗終不得寧
帖班第鄂容安密以其事馳奏
上命卽軍中誅之毋濡忍貽後患而是時大兵已撤回
隨將軍者僅五百兵其餘皆厄魯特也班第等遂不敢
舉事
上先有旨令阿睦爾撒納以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班
第等乃趣其入覲欲使入我境則易擒也先是六月中
額駙奉　旨先囘阿睦爾撒納私以總統四部之意乞
其代奏并約略時日如得請則　恩旨當以七月下旬
至相與要約而別及額駙歸竟不敢奏而阿睦爾撒納
待　命久不至以入覲期迫班第又令喀爾喀親王額

林沁多爾濟伴行阿睦爾撒納不得已自伊犂起行迤
次屢遷延猶有所望也迨八月中旬尚無信疑事已中
變恐入覲且得禍十九日行至烏隆古距其舊游牧僅
一日程詭稱歸辦裝以副將軍印付額林沁多爾濟使
先行約一二日即追及遂率所屬逃去額林沁多爾濟
久之始悟其紿已急追之已不及阿逆（以下皆稱阿逆）寄聲伊犂
衆厄魯特嗾其反又使其黨阿巴噶斯哈丹等掠西路
軍臺先已潛遣人來迎其妻子及部衆於扎卜堪賴
上先事籌及馳諭烏里雅蘇軍營備之其妻子等遂不
得去而伊犂宰桑克什木敦多卜曼集等果遙起爲亂
二十三日班第鄂容安薩賴爾率五百兵奪路歸賊萬

衆圍之至空格斯薩賴爾先遣五百兵皆散班第鄂容安自刎死定西將軍永常方駐木壘聞軍臺被掠六七處恐賊大至乃退回巴里坤時新降諸台吉方覲於熱河

上封噶爾藏多爾濟爲綽羅斯汗沙克都爾曼集爲和碩特汗巴雅爾爲輝特汗其先降之策凌已封親王至是亦封爲杜爾伯特汗其餘宰桑尼瑪丹津巴桑厄魯錐音哈薩克錫喇等各授官賞銀幣皆願歸出兵協勦阿逆

上以額駙匿情不奏致誤軍事也革其爵發軍前効力額林沁多爾濟與阿逆偕行而聽其兎脫也並賜之死

交以永常恇怯退兵不足任逮問來京改命公策楞爲定西將軍富德玉保達爾黨阿俱爲參贊大臣由巴里坤速進兵十一月師行玉保爲前隊諸降夷入覲後回游牧者亦各以兵從二十一年正月薩賴爾自伊犂脫歸迎大軍於土爾番玉保至特克勒探知阿逆僅距一日程急進可追及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擒阿逆來獻者玉保遂駐兵待之先以紅旗報捷於策楞策楞亦不暇審虛實即以紅旗轉報入京而不知報擒阿逆者即阿逆所遣慮我兵追及故以此緩師而已得逸去也二月策楞兵至伊犂阿逆已逃入哈薩克乃褫策楞玉保職用達爾黨阿爲定西將軍富德副之以擒阿逆事專

任此二人令直入哈薩克索取繼命巴里坤辦事大臣兆惠為定邊右副將軍往軍營應援諸降夷在軍前者皆撤歸使得休息夏六月忽有喀爾喀郡王青滾雜卜撤軍臺之事北路郵驛本喀爾喀各部應役自用兵以來軍報絡繹需人馬頗多青滾雜卜苦之遂撤其所設臺文報中斷又以額林沁多爾濟之賜死謂我喀爾喀本青吉斯汗子孫例不治罪以此散流言衆喀爾喀惑之自十六臺至二十九臺一時盡撤乃以超勇親王策凌之子成衮扎布為定邊左副將軍往勦捕又　命尚書納延泰侍郎阿桂等往各臺旋皆設達爾黨阿等之追賊也至哈薩克界阿逆方借哈薩克兵來拒我兵擊

敗之陣獲哈薩克人楚曾克等願往說其酋長阿布賚擒阿逆來獻阿布賚旋遣人送馬并為阿逆乞命達爾黨阿不許使命往返迄數月未得賊

上以時將冬寒命達爾黨阿等撤兵由北路歸與成衮扎布協擒青滾雜卜是年冬阿桂追獲之始伏誅而西路諸降夷巴雅爾尼瑪噶爾藏多爾濟哈薩克錫喇等聞青滾雜卜之變亦羣起叛亂我副都統和起戕焉策楞玉保遂入京在途亦為所害兆惠方駐兵濟爾哈朗聲息阻隔或傳其率兵出途次為賊所截者巴里坤大臣募人往探大風雪莫敢應有守備高天喜獨請行

上亦命侍衛圖倫楚由巴里坤率兵往迎兆惠已率千

五百兵轉戰而南自十一月起行戰於鄂壘戰於庫圖齊戰於闥勒奇前後殺賊數千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木齊諸賊皆會自十二日至十七日數十百戰我兵無不一當百然軍中無馬皆步行雪淖中屨韈亦多不完所食惟瘦駝疲馬且將盡二十三日至特訥格爾不復能衝殺乃結營固守三十日圖倫楚兵至諸賊始解圍去兆惠得圖倫楚兵又往勦巴雅爾部落始回巴里坤

是歲再出師擒阿逆并勦洗諸叛者

上以諸賊甫受封賞輒叛知厄魯特人概不可以恩信結故　命成袞扎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皆於三月中起行會諸賊自相吞噬扎那噶爾布襲殺噶爾藏多爾

濟呢瑪又欲襲扎那噶爾布不果阿逆自哈薩克歸會
諸賊於博羅塔拉欲自立爲汗聞我兵將至又遁去諸
賊皆竄匿於是兆惠擒原任內大臣巴桑鄂博什擒原
任散秩大臣厄爾錐音圖倫楚擒原任貝勒納奇木海
蘭察擒巴雅爾烏爾登擒尼瑪扎那噶爾布已病死台
吉琿齊達瓦以其首來獻惟阿逆尚未獲夏六月兆惠
富德等又窮追至哈薩克阿布賚誓擒以獻適阿逆率
一十人往投阿布賚約以詰朝相見先使人收其馬阿
逆驚又逃阿布賚執其兄達什策淩送軍門阿逆徒步
入俄羅斯爲樵者所得守卡之瑪玉爾送往其國察罕
汗我侍衛順德訥尋踪往瑪玉爾誘爲不知

上命理藩院行文俄羅斯索之阿逆患痘死俄羅斯以其屍送入邊

上命素識阿逆之林丕多爾濟往驗屍屬實於是阿逆之局始結

上命兆惠富德擇地過冬明年再盡勦厄魯特之漏網者二十三年春兆惠由博羅布爾噶蘇富德由賽里木如獵場中分兩翼合圍約相會於伊犁凡山陬水涯可漁獵資生之地悉搜剔不遺時厄魯特懾我兵威雖一部有數十百戶莫敢抗者呼其壯丁出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駢首就死婦孺悉驅入內地賞軍多死於途於是厄魯特種類盡矣計自準夷內亂以來惟杜爾伯特策

楞內附始終無異志所部得保全至今無恙其次則達什達瓦之妻當阿逆初叛正伊犁俶擾之時獨率所部間關來投

上憫其誠使居於巴里坤後徙熱河編其人爲兵俾資餬以給若沙克都爾曼集不從亂全部內移依巴里坤近地以居宜得免矣值巴雅爾等之叛

上諭巴里坤大臣雅爾哈善密察之如可信則坦懷以待勿使疑否則先發制人毋令爲肘腋患初非必欲殺之也雅爾哈善不敢保遂令裨將丑達乘夜雪襲殺其全部四千餘人傳聞沙克都爾曼集被殺時殘燈未滅其妻睡夢中驚起不忍其夫之戕於亂刃躍而抱持之

如兩白蛇宛轉穹廬中以至於死也其他諸賊既降復叛自取誅滅草薙禽獮無噍類固無論已此固厄魯特之一大劫凡痘死者十之五逆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三爲我兵所殺者十之二數千里之內遂無一人蓋天欲盡除之空其地爲我　朝耕牧之所故生一阿逆以爲禍端輾轉以迄於澌滅也而兆惠等軍行所過旁近之國東部哈薩克阿布賚既投誠西部哈薩克霍集伯爾根及喀喇巴賴亦納款右布魯特酋長瑪木特呼里比左布魯特酋長喀喇博托亦皆聞風景附先後遣使奉表入覲

聖天子德威所被極於無外矣是年又有回部之役大

和卓木波羅泥都小和卓木霍集占者其先世本葉爾羌喀什噶爾回酋自策妄阿拉布坦時即令率其回人至伊犂種地出租賦我兵平伊犂時釋使歸俾仍長所部二十一年將軍遣侍衛托倫泰往定貢賦久之未回兆惠又奏遣副都統阿敏道往未至而托倫泰回仍未定要約阿敏道先使人往招撫波羅泥都謂霍集占曰我家三世為準夷所拘蒙 天朝釋歸得統所部此恩何可忘也霍集占曰吾方久困於準夷今屬中國則又為人奴不如自長一方乃詭詞誑阿敏道入庫車城拘縶之弗使歸時方討阿逆兼有青滾雜卜之變未暇問及也已而聞阿敏道為霍集占所害是其負恩肆逆不

可不討二十三年春以兆惠富德尙勦洗厄魯特餘孽乃用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五月兵至庫車賊目阿卜都克勒木據城守於是趣兵進攻六月十六日霍集占來救爲我兵所敗霍集占即以是時潛入城雅爾哈善欲誘其出擒之乃撤西門之圍令順德訥駐近地以伺之二十四日夜半霍集占果率其黨遁順德訥不知及明追之已不及而城中猶拒守提督馬得勝令兵掘地道以入將及城爲賊所覺橫截一溝實薪焚之我掘地兵多有死者

上以雅爾哈善坐守軍營聽賊去來自如略不設備乃革其職命尙書納木扎爾代之侍郎三泰參贊軍事皆

馳驛往又以兆惠勦厄魯特將盡命即以其兵自伊犂徑赴回地并諭所以處雅爾哈善及順德訥者

上復念兆惠兵久勞於外皆已疲乃預調索倫察哈爾兵往濟師兆惠至回地而庫車已降於雅爾哈善阿克蘇城回人亦遣人迎雅爾哈善軍八月二十四日兆惠遇雅爾哈善於阿克蘇城外明日偕入城傳 旨斬順德訥逮雅爾哈善送京擢城中伯克鄂對隨軍而留哈密回目玉素富及總兵閆相師率兵駐守時舒赫德方為兵效力軍前亦令留阿克蘇贊畫諸務兆惠即起行有烏什城伯克霍集斯即前歲縛獻達瓦齊者遣其子呼岱巴爾氏來迎九月朔兆惠至烏什以霍集斯熟回

事與同進葉爾羌分遣侍衛齊凌扎卜偕鄂對往撫和闐六城十月兆惠軍至葉爾羌其城周十餘里霍集占已堅壁清野凡村莊人戶悉移入初六日我軍分七隊進賊兩門各出四五百騎來迎我兵擊敗之賊又從北門出數百騎策應我兵又敗之賊入城不復出兆惠以兵少不能圍城欲伺便取勝乃擇有水草處結營即所謂黑水營也聞納木扎爾三泰將至遣愛隆阿以兵八百迎之又偵知賊牲畜在城南棋盤山欲先取之以充軍實十三日由城南奪橋過河甫過四百餘兵橋忽斷賊出四五千騎來截步賊萬餘在後我兵陣而前騎賊退步賊以鳥槍進我兵方擊步賊而騎賊又從後來攻

兼有自兩翼衝入者兆惠馬中槍斃再易馬又斃我兵
爲賊所截散落成數處人皆自爲戰無不以死誓殺賊
無算而我兵陣亡者亦百餘得傷者數百總兵高天喜
副都統三保侍衛鄂實特通額俱戰歿日暮收兵歸護
大營過河者亦泅水歸因馬力久疲不能衝殺遂掘濠
結寨守賊萬衆來攻我兵接戰五晝夜皆勝賊不復敢
犯築長圍以相持納木扎爾三泰亦以十三日至愛隆
阿軍聞兆惠等戰率二百騎衝入爲賊所殺兆惠告急
之文遣索倫兵五人各持一函至阿克蘇舒赫德以事
急不暇自計其身之爲兵也即飛章馳奏時富德尚在
準噶爾搜餘孽

上命爲定邊右副將軍速往援會預調之索倫察哈爾兵已在途而巴里坤大臣阿里衮先援兆惠撤取馬駝即選兵六百馬二千駝一千往赴舒赫德守阿克蘇能和輯諸回目無異志烏什則霍集斯妻子及丑達駐守齊淩扎卜與鄂對往撫和闐六城亦俱降十二月索倫察哈爾及內地兵已到二千餘舒赫德先率以行富德聞兆惠被圍之信亦速赴二十五日與舒赫德會於巴爾楚克二十三年正月六日至呼爾璊賊五千餘騎迎戰我兵僅二三千且馬少皆步行發鎗矢斃賊甚多然賊恃其衆戰不解我兵進擊輒退甫收兵又來攻凡轉戰四日夜積地無水皆嚼冰以止渴初九日之夜拒守

於沁達勒勢阻不得進又幾殆適阿里袞偕鄂博什率
兵及馬駝至愛隆阿亦以兵從望見燈火如繁星知我
兵與賊相持處也阿里袞大呼突進千餘兵譟而應之
駝一千馬二千蹴踏聲又壯賊駭奪氣阿里袞愛隆阿
從左入鄂博什從右入援兵驟合富德兵乘勢掩殺賊
始大奔然猶未知兆惠等存歿也先數日兆惠見賊之
圍守者日漸少繼又聞數十里外槍礮聲知援兵已至
遂衝壘而出先使人探報得達富德軍詰朝兩軍相見
將軍以下皆無恙計自去年十月至今孤軍在萬里外
陷重圍者三月卒得全莫不喜極涕出額手頌
聖主如天之福且因先事調兵得應期赴援益服

脅翼之不可及也整隊回阿克蘇賊見我兩路兵合勢益盛不復敢邀截惟遠在數十里外覘望而已途次聞和闐六城其二城已陷於賊兆惠遣瑚爾起往援之富德繼進二城尋復閏六月內地所調兵餉俱集阿克蘇遂兩路進師兆惠往喀什噶爾富德即由和闐往葉爾羌兩和卓木已率其眷屬黨與先遁兩城舊回目遣人至軍前送款十四日兆惠至喀什噶爾十八日富德至葉爾羌各回人皆具鼓吹進羊酒迎以入葢兩酋雖爲其部長然在準噶爾久惟伊犂種地之回人同羈旅相倚賴而舊部本不聯屬及歸又虐用其民以伊犂同歸之人及厄魯特避難來投者爲親兵故其寡也皆相率

隨之舊部人莫有從者兆惠既無定喀什噶爾尋莅葉爾羌辦善後事富德阿里袞明瑞阿桂等追賊七月七日及之於阿爾楚爾大敗之二十五日復及之於哈喇庫勒又大敗之八月十日至伊西洱庫爾淖兒乃拔達克山部接界處也賊先據山麓以待富德等麾兵進擊自巳至未賊猶以死拒乃選鳥槍精利者四十人自山北而上俯壓之賊輜重有攀援過由者有阻於淖兒岸者方驚懼失措霍集斯鄂對大呼降者不殺於是賊衆數千各率其眷屬乞降聲如奔雷霍集占禁之不能止遂遁是役也降者萬二千牲畜萬計器械無算兩酋向拔達克山逸去富德等追人檄諭其汗素爾坦沙縛以獻

二十八日兩酋果往投素爾坦沙執之而遣人爲兩酋乞命謂我回部經教凡派罕帕爾子孫不得執送人也富德等脅以兵威謂不獻則大兵即入素爾坦沙乃殺兩酋以霍集占首來獻其波羅泥都首爲其從人竊去素爾坦沙旋來降遣使入覲回部平武功大定　頒詔天下封兆惠一等公富德一等侯餘遷秩有差自此偃甲息戈疆以周索而屯田之議起巴里坤外由木壘而烏魯木齊而伊犁以次墾闢屯田兵不下萬人移安西提督於烏魯木齊統轄之伊犁築大城設將軍總理準噶爾地及回部事又選滿洲兵三千挈家往駐室處而準游牧之長地沃衍種輒倍收自官兵屯田外餘地聽

人自占內地之民爭趨之村落連屬烟火相望巷陌間羊馬成羣皮角氈褐之所出商賈輻輳甚至紹興之酒崑腔之戲莫不坌至地大物奮設道府州縣官理訟獄均賦役一如內地較漢之戊己校尉唐之四鎮北庭不啻倍蓰過之蓋自有天地以來漠南北之地未有如今日景象也其回部即漢西域三十六國及唐回紇之地前代祇通貢使今亦設官定賦疎節闊目順其俗而撫治之設爐於葉爾羌鑄乾隆錢以便民用和闐之玉歲貢天府其地向無豚豕今商販流通市有肥豨他可類推也統計自伊犂至回部幅員幾及二萬里累朝所不能臣服者待我

皇上廓清蕩定始成中外一統之治非夫智勇天錫明足以燭幾謀足以制勝威令足以驅策羣力豈能拓此無外之鴻模也哉

臣既摘敘平三逆平朔漠方略我

聖祖安內攘外之功度越千古人皆得而見矣然自策妄阿拉布坦漸強繼以噶爾丹策零世濟其惡

我西北兩路又常駐重兵備者勦迫額爾德尼招之捷敵始乞和我

皇上御極與之定邊界并許其通市易乃寢兵不用然聘使往來猶用鈞禮求得臣服之也乾隆二十年以後用兵裁定乃不惟臣服之且盡掃除

之由今日事後觀之固共曉然於天意欲盡滅
準夷就其地別開一中華世界而當用兵之始
固莫測天意果何如也惟
皇上見事機可乘遂舉全力以應之事機可乘即天
也可乘而即乘之即易所謂先天弗違後天而
奉是以成功若此之易也然是時我
皇上敬事慎謀正未嘗稍有易視之意每軍報至應
機指示必揭要領或數百言數十言軍機大臣
承　旨出授司員屬草率至腕脫或軍報到以
夜分則預飭內監雖　寢必奏迨軍機大臣得
信入直廬

上已披衣覽畢召昤旨矣撰擬繕寫動至一二十刻
上猶炳燭待閱不稍假寐或一二月無軍報則延望
不釋蓋五年中如一日也軍營距京萬餘里文報往
返動需月餘故凡數月後應辦之事皆預籌及
之聞阿逆有異志即馳諭軍營遮獲其妻子使
不得遁逭阿逆遣人至已遲半日矣兆惠之赴
回部也賴
上預調兵在途故黑水營之圍得及時赴援不然則
事未可知也此特舉一二端其他可類推矣領
兵者奏事大率藏短露長
上即其所奏勇怯勤惰洞見肺腑分別功過信賞必

罰有罪則親貴如色布騰巴爾珠爾黜革不少貸有功則疏賤如高天喜由守備不半載擢至總兵是以人人効命有進無退成此大功嘗觀士庶之家其主者庀家事早作夜思不自暇逸未有不大其門户浸昌以熾況

聖天子以聰明天亶之資順天心使國力本健行無息之精神運旁燭無遺之籌略事半功倍固早在獨照數計中而非恃天幸以集事也然則功不虛立事不倖成有如是之

神聖乃有如是之功勳歷觀史冊漢唐以來何代可以比隆也哉臣昔直軍機處正當平定準夷回

部之時睹記最爲親切茲撮敘方略參得印証
故所記較詳贍庶不徒鋪述粗迹云

皇朝武功紀盛卷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平定緬甸述略

緬甸古朱波地宋寧宗時始通中國元世祖遣兵三征之責其貢賦而還明初設宣慰司嘉靖萬歷間有莽瑞體者漸强盛傳及其子莽應裏世爲邊患參將鄧子龍遊擊劉綎各率兵五千八平之而其雄長於南徼如故明初所設邊外三宣六慰諸土司大抵皆服屬於緬矣殘明僞永明王由榔竄其國緬酋莽應時陽款而陰拘之李定國率兵入欲護王以出莽應時弗與定國肆焚刼莽應時密遣使乞援於我朝將大兵至卽俘永明

以獻時吳三桂以親王鎮雲南偕將軍愛星阿率兵萬餘入莽應時送永明於軍時順治十八年也是時三桂未及爲善後計邊外木邦猛密大山諸土司聽其仍爲緬屬不復能如明初之衆建而分其勢由是緬甸竟國於西南乾隆十九年緬酋莽達喇與得楞錫箔諸夷搆兵爲所殺緬國無主有緬屬木疏土司甕籍牙起兵聲言爲故主復讐擊敗得楞諸夷遂自竊據緬酋位初在其木疏築城繼乃徙於故緬酋所居之阿瓦城凡緬國舊所屬土司皆降服之有不服者輒治兵攻擊無虛日貴家者隨永明入緬之官族也其子孫淪於緬自相署曰貴家據波竜廠採銀向有歲幣輸緬甕籍牙僭位後

貴家不復輸甕籍牙孽濆之貴會宮裏雁猶糾合餘黨以拒此乾隆二十三年事也而木邦土司罕莽底亦不甘爲甕籍牙屬遂與宮裏雁合兵甕籍牙又遣其土目落覺攻破之罕莽底遁於孟坑二十五年甕籍牙死其子莽紀覺嗣構兵如故二十七年宮裏雁亦避於孟坑而我孟連土司刀派春者素嗜利聞宮裏雁之竄於近邊也遣人招之宮裏雁疑未決而其妻囊占先率衆來附刀派春勒索其貲財婦女殆盡囊占怒襲殺刀派春而去宮裏雁不知也而永昌守楊重穀誘致之至則坐以擾邊罪肆諸市於是緬酋益無所忌浸尋而及我耿馬土司矣耿馬雖我土司而於緬亦舊有歲幣至是莽

紀覺遣其目普拉布率兵二千來索先闌入我孟定執土司罕太興使爲鄉導入耿馬土司罕國楷邀之於滾弄江擊斬普拉布餘賊遁去二十八年冬緬賊復至我遮放邊外揚言來索木邦官會罕莽底病死賊乃退三十年莽紀覺死其弟懵駁嗣卽今緬酋也三十一年賊復索幣於我孟連土司相傳孟連之先本緬支子有緬酋所賜象及金刀爲重器每替襲必封上舊所賜而更請新者至是刀派先嗣緬酋遣人來索舊物揚言有衆六千已至臘戍又千餘人各帶船釘十枚將造舟渡滾弄江訛言流聞邊民一日數徙此永昌邊外之擾也蓋我諸土司之近緬者往時皆於緬私有年例自木疏據

位號諸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復予而木疏方與貴家諸
夷相攻未暇遠問及貴家木邦相繼為所并乃漸及我
土司此起衅之由督撫大吏倘以此情入奏
上自有裁度其時普爾邊外雖有匪徒傲擾而永昌邊
外或不用兵也矣普洱之役自乾隆三十年始車里土
司忽有賊百餘突入為土目刀銑等敗去其冬又有賊
數千掠九龍江小猛崙諸處初不知為何賊也督臣劉
藻親往勘亦莫得要領傳聞孟艮土司之族人名散者
糾緬賊為助篡據孟艮導賊擾邊於是遣總兵劉得成
參將劉明智等分路堵截而參將何瓊詔失律敗歸三
十一年春劉藻自刎死大學生楊應琚來滇辦賊會賊

漸退得以其間平整欠以土目叭先捧守之又平孟艮以土目名岡守之部署粗定而永昌邊外適有緬賊徵案孟連之事撫臣常鈞奏請普洱事畢後當即辦永昌邊外賊

上是之於是楊應琚移駐永昌而僚屬之喜事者輒爭言緬甸可取狀楊應琚初弗聽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復何求而以貪功開邊釁乎有副將趙宏榜者少為波蘢廠丁頗悉緬事曰願假某兵數百可生縛緬酋於麾下矣騰越州知州陳廷獻曰并不煩官兵某已集土練四千以待矣楊應琚遂心動欣然許之於是趙宏榜率兵二百襲蠻暮之新街一鼓克之以蠻暮土司瑞團

來降陳廷獻遣人招猛密土司不聽則誘致其所屬之猛斂土目線官猛來降而木邦故土司罕莽底之弟線龔圍及其子線五格猶在孟坑緬寧通守富森亦招之降降者皆曰我地若干人戶若干願内附歲輸糧若干楊應琚遽以拓地千里人戶數十萬歲輸糧數萬石入奏而其地其人其糧則固尚在邊外我初未嘗得而有之也新街者南大金江水口緬人與中國市易處順流而下六日可至阿瓦爲賊黨要地賊聞其入於我也牽數萬衆來爭趙宏榜出拒之恃勇不設備全軍皆覆於是新街失守賊尾而入直薄隴川之虎踞關提督李時升檄諸將禦之戰於楞下戰於嶺岡寨互有勝負輒以

大捷奏賊復分兵繞八萬仞關掠蓋達越隴川而出會賊遣人議和約各退兵毋相犯諸將許諾賊渡猛卯江去李時升復趣諸將哈國興等追之被圍於猛卯城救至圍始解先是楊應琚見賊勢大知事未易就乃以得不償失奏請棄新附諸土司地有　旨切責至是楊應琚以爲賊已遁也檄總兵朱崙等進據木邦木邦空無人野無所掠自宛頂運糧以給天漸暑瘴癘方興人多病將軍楊寧後至甫數日而賊大集我師遂潰而歸木邦失守時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也楊應琚及李時升等皆獲罪

上命明瑞以將軍兼總督給滿洲兵三千調川貴及滇

兵二萬餘大舉勦賊至則簡軍實練士卒議分兩路進
明瑞由錫箔路參贊大臣額爾登額由猛密路約相會
於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出師會大雨三晝夜不絕人
馬俱立泥潦中糗糧盡濕至芒市易糧以行而負糧以
牛不能速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越八日整隊入木邦
軍容甚盛留參贊珠魯訥守之給以兵五千俾爲聲援
明瑞自率萬二千人抵錫箔江結浮橋以渡至蒲卡於
遇賊之前哨擒數人詢知賊聚於蠻結遂進蠻結賊果
立十六柵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麾衆先據山之左臂
賊來爭不得上翼日兩軍相持未決而顧賊柵甚堅其
法立木爲柵聚兵於其中我槍礮僅及其柵而賊從柵

隙處發鳥槍擊我兵輒中此賊之長技也哈國興請分三路登山俯瞰而薄之軍士皆奮時出邊已逾月未見賊至是始與賊遇無人不欲殺賊也一呼而直逼其柵有黔兵王連者先躍入十餘人繼之賊恇亂不知所爲多被殺遂破一柵乘勢復攻得其三而十二柵之賊乘夜盡遁蓋賊自新街交兵以來從未經此大創已首竄喙伏不敢復抗矣會明瑞一目中傷幾殞越數日始稍愈乃復進兵至象孔迷失道而軍中糧已匱集諸將議進止諸將莫有敢言退者明瑞念糧既斷勢不能復進而又慮猛密路之師或已先入而將軍轉退兵則法當死聞猛籠有糧且其地近猛密冀可得猛密路聲息於

是定計就糧猛籠賊探我兵不復向阿瓦又我病兵有被掠者詢知軍糧盡乃糾衆來追及我於章子壩自是無日不戰明瑞及觀音保哈國興更番殿後至猛籠果多糧軍士賴以濟會歲暮即其地度歲而猛密之信杳如三十三年春乃取道大山土司以歸猛籠糧尚多而牛馬俱盡無可馱運人各攜數升餘皆火之將至大山又有蠻化之捷先是賊之綴我也每夕駐營猶相距十餘里不敢逼至是我兵營於蠻化山巔而賊即營於山半明瑞謂諸將曰賊輕我甚矣若不決一死戰益將肆毒於我無噍類也賊久識我軍號每晨興我三吹波倫而起行賊亦起而追我明日仍吹波倫者三而我兵盡

伏於箐以待毋得有一人留營者令旣下翼日三波倫畢賊果謂我兵已行也爭蟻附而上我兵萬衆突出槍礮聲如雷賊惶遽不及戰輒反走趾及頂背自相蹴踏死者無慮二千餘人我兵乘勢擊殺又一二千坡澗皆滿自是賊不敢近數日每夜在數十里外轟大礮數聲而已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於要路明瑞留蠻化五日以所得牛馬分犒軍士畢行至其處則已攻不能拔有波竜人引以閒道始得出過波竜老廠新廠貴家所採銀處民居遺址徑數里計當日廠丁不下數萬已俱為賊衝散盡憮然者久之而賊復增兵追至賊之分咎襲木邦者正月十八日已潰我木邦之師珠魯訥自剄

死參軍錫重英被執於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
進猛密也道聞老官屯有賊欲先取之旣至而攻柵不
克頓兵者數月
上以明瑞久絶軍報趣額爾登額援之於是老官屯之
師撤而老官屯之賊亦至明瑞行抵小猛育賊已蝟集
不下四五萬人我兵尚分七營而環視四圍皆賊也而
額爾登額之援不至明瑞遣卒探路曰路旁已有賊柵
矣乃令諸將達興阿本進忠等率軍士乘夜出而身自
拒賊相從者領隊大臣觀音保札拉豐阿總兵哈國興
常青德福及巴圖魯侍衞數十人親兵數百人及晨血
戰於蠻賊中無不一當百已而扎拉豐阿中槍死巴圖

督侍衛皆散觀音保發數矢連殪賊尚餘一矢欲復射忽收而策馬向草深處以其鏃刺喉死恐矢盡無以自脫而被執也明瑞身負數傷亦慮落賊手力疾行距戰處已二十里氣僅屬乃從容下馬手自割辮髮授家人使歸報而縊於樹下家人以木葉掩其屍而去二月之十日也計自章子壩與賊相接賊日增我兵日少孤軍無援轉戰五六十日未嘗一敗明瑞每晨起即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炙一臠猶與親隨之戰士共之所將皆饑疲創殘之餘明瑞體恤備至有傷病者令士練舁以行不忍棄故雖極困憊無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

若以阿瓦未平懼無以返命
上亦有全師速出之　旨而路阻不得達遙望　闕庭
進退維谷故徬徨展轉決計以身殉而又不忍將士之
相隨死也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
猛育距宛頂不過二百里度將士皆可到然後遣之出
而自以身死賊中嗚呼此意良可悲已方軍勢日蹙時
闘愈力嘗謂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正
欲賊知我　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窮蹙至此無
一人不盡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者易於接辦此其謀
國之深尤非徒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語矣然明瑞之
死緬人不知也而餘威猶震四月中緬酋遣我兵之被

俘者許爾功等入人賫貝葉書求和副將軍果毅公阿
里袞奏其事
上慮賊非出於至誠不可輕許戒勿答冬阿里袞駐兵
於邊
上命鶻勒以怵之於是遣侍衛達里善等搗南坎殺二
百餘人海蘭察等搗頓拐亦殺二百餘人會副將軍阿
桂亦至營兩將軍合將八百人襲戛鳩殺六七百人三
十四年春
上命大學士公傅恆來滇經略兵事以四月朔至永昌
越八日至騰越州兩阿將軍及將軍伊勒圖偕至南徼
地多瘴羣議宜俟霜降後出師經略遲之謂若是須坐

守四五月既糜餉且軍初到當及其銳用之久則先懈非計也其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西若從錫箔路進則阿瓦仍隔江外惟騰越州西有戛鳩江即大金江之上流過江則爲猛拱猛養兩土司前明王驥征麓川追思機發至此刻石江邊所謂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者也由猛拱猛養可擣緬酋之木疏老巢由木疏至阿瓦又皆陸行步騎可直抵城下乃定議大兵渡戛鳩而西其偏師先議在普洱遙爲聲勢後改議從猛密路夾江而下造舟於蠻暮以通往來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經略大兵起行阿里袞從畱阿桂於蠻暮督造戰艦經略至戛鳩集舟結筏凡十日乃畢渡師次猛拱土官

渾覺先遁藝其小妻招之乃來降獻馴象四貝葉書一夷語謂之標格丁葢編年紀侯之書牛百頭糧數百石至猛養亦有牛米之獻於是所歷二千餘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途閒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馬倒則所負糧帳盡失軍士或枵腹露宿於上淋下潦中以是多疾病猛拱猛養雖緬屬非緬腹地故緬酋不遣兵來而緬俗以八月前刈禾至中秋則集兵出九月下旬阿桂造百船成所調閩粵習流之士亦至將由蠻暮江出火金江賊已列舟扼江口阿桂擊敗之賊目賓雅得諾被創死由是江路無阻伊勒圖往迎經略遇於哈坎經略以十月朔渡江回蠻暮緬賊尋以大衆水陸來犯阿桂將步兵哈國興將水兵陸路之

賊先沸脣至旌旗蔽野勢張甚阿桂麾兵以烏槍連環疊進弓矢繼之騎兵又從旁蹂之賊不支遂大潰我兵追殺無算哈國興率舟師順流下賊猶列艦以拒有閩兵躍入賊船一賊泅水遁閩兵即入水斬之賊駭奪氣我軍讙而奮因風水之勢蹴之賊舟自相撞擊多覆凡殺溺死者數千江水爲之赤江之西亦有賊結柵自固阿里衮揮兵往攻連破二柵餘賊皆逃是時諸路軍皆大捷會經略已病諸將欲遂以此蔵事阿里衮曰老官屯有賊柵前歲額爾登額進攻處也距此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報命策馬先行經略以下皆隨之賊柵據大坡週二里許自坡迤邐下插於江柵木皆徑尺埋土甚

深遇樹則橫貫之以為柱柵之外掘深濠三層濠外又橫臥木之多枝者銳其末而外向名曰木簽守禦甚備我軍阻旬餘不得進先用大礮擊之柵木堅不折有折者賊輒補之哈國興於箐中老籐長數百丈者繫鐵鈎於端募敢死士夜往鈎其柵三千人曳籐以裂之為賊覺砍籐斷而罷經略又命火攻先製擋牌禦槍礮一牌可護十數人以兩人舁而前十數人各挾薪一束隨之百餘牌同時並舉如牆而進拔簽越濠至柵下方燃火忽西南風起火反燒我軍遂却回最後遣兵穴地至其柵底實火藥轟之柵果突然起高丈餘賊驚擾喊聲震天我軍皆挺槍抽刀待柵破而掩殺無何柵忽落而平

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復動柵如故蓋立柵之坡斜而下而地道乃平進故坡土厚不能迸裂也然賊自是懼其柵之插入江者開水門以通舟運糧械不絕阿桂謂如是則賊終無坐困之日也撥戰櫂五十越過其柵截之時阿里袞已病甚猶力疾督攻柵視槍礮最多處輒當之經略慮其傷令統舟師以息勞戰艦整列賊糧械不得入柵由是益懼其酋帥曰眇旺模者遣人來乞和願結柵於兩軍適中地請將軍等往莅眇旺模親來面受要約經略不許諸將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爭勸受降撤兵乃遣哈國興往責眇旺模以進表納貢返土司地諸事議未決眇旺模左顧而去哈國興單騎入其柵

責之耿旺模不敢見別遣人出請如約適緬酋懵駁亦遣使賚貝葉書來乞降乃取其成而還緬甸平

余以乾隆三十三年奉　旨赴滇時果毅阿公爲將軍命余參軍事嘗從歷八關諸隘口是冬雲巖阿公以總督兼將軍二公同在一營余兼直焉其明年大學士忠勇公傅文忠來滇經略余以故吏又在幕下故所記較親切其於明將軍之事獨詳者余至滇時距將軍之殉節僅數月滇民及從征之軍士言及將軍無不墮淚者其得人心雖古名將不能過也即以戰功論準夷回部之役正賊人敗亂時我兵所向披靡莫敢抗其旅拒者僅濟爾

噶朗葉爾羌黑水營等十數戰耳非日有相殺之事也惟緬賊自章子壩與我兵相接後無日不襲我於歸途我兵之撤回必先以一軍迎戰然後以一軍退退至數里又列以待而使先戰之軍撤回列以待者又出戰如是者更番迭代日凡數十次故每日僅行二三十里自章子壩至小猛育二千里之地六十餘日始至賊隨處可調兵而我無後繼賊隨地可取糧而我無續運賊以一象馱一礮所至可轟擊而我軍械火具日少一日當戰苦時槍礮聲如數百萬爆竹同時迸裂對面不聞人語也然六十餘日中未嘗一敗其間又有蠻化之大

捷賊死者三四千歷觀史冊如將軍之深入重地
全師而出者有幾人哉惜將軍已歿諸戰功遂不
及見之奏牘天下人無由知余問之從征者既得
其詳恐日久無復能記憶也故不憚縷述云

皇朝武功紀盛卷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平定兩金川述略

金川爲漢冉駹外徼隋置金川縣唐屬維州至明隸雜谷安撫司其地高峰插天層疊迴複中有大河用皮船牮橋通往來山深氣寒多雨雪所種惟青稞蕎麥其番民皆築石碉以居與綽斯甲布等九土司壤相錯（九土司曰綽斯甲布曰革布什咱曰巴旺曰布拉克底曰丹壩曰鄂克什曰工噶克曰梭磨曰卓克采）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塔爾巴內附給演化禪師印俾領其衆後嘉勒塔爾巴之庶孫莎羅奔以土舍率兵從將軍岳鍾琪征羊峝有功雍正元年授爲安撫司莎羅奔旣得官號自稱大金川

以舊土司澤旺爲小金川於是有大小兩金川之稱莎羅奔尋以女阿扣妻澤旺澤旺懦爲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刼澤旺歸奪其印總督慶復檄諭始還澤旺於故地十二年又攻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巡撫紀山遣副將張興率兵彈治不奉約反傷我官兵紀山奏請

進勦

上以黔督張廣泗征苗有功嫻軍務調川督用兵至則進駐澤旺所居之美諾官寨而以其弟良爾吉從征時莎羅奔居勒烏圍（舊名勒歪）其兄子郎卡居噶拉依（舊名刮耳崖）地首在大河之東而河西亦有賊地數百里張廣泗奏調兵三萬分兩路由川西入者攻其河東由川南入者攻其

河西而河東又分四路以兩路攻勒烏圍兩路攻噶拉依其河西亦分三路攻庚特額諸山期以是年告蕆已而阻險不得進十三年春諸將多失事張興駐馬邦爲降番所誘被戕噶固土兵從征與賊通遊擊孟臣戰死乃命大學士公訥親往視師又起故將軍岳鍾琪於廢籍以提督銜赴軍自効岳鍾琪由丹壩取勒烏圍張廣泗由昔嶺取噶拉依議既定而訥親至銳意滅賊急催戰總兵任舉參將買國良皆戰死自是不敢主謀仍倚張廣泗辦賊張廣泗輕訥親不知兵而事權出巳上陽奉而陰忮之將相不和諸將遂無所禀承率觀望不盡力軍士皆解體張廣泗所用良爾吉者本與阿扣通

莎羅奔遂令與阿扣爲夫婦其執澤旺奪印信皆良爾
吉所族也既在軍則爲莎羅奔耳目軍中動息賊輒知
得早爲備而張廣泗待之不疑岳鍾琪密奏之是年自
五月進兵至八月未得寸進方攻剌底山十數賊噪而
下我三千兵皆潰
上以訥親張廣泗各持私見致僨事皆罷斥之 命大
學士傅恆往經略至則斬良爾吉阿扣以斷賊內應增
調鄰省兵刻期進勦軍聲大振莎羅奔郎卡懼懇於岳
鍾琪代乞命傅恆奏之
上命受其降莎羅奔郎卡至軍前泥首請罪遂罷兵俾
仍爲土司蓋叛則討之服則舍之固我

皇上威德並用之大度也無何郎卡主土司事不數年漸狂悖二十三年逐革布什咱土官及澤旺之子僧格桑於吉地總督開泰檄九土司環攻之久而漸懈郎卡侵鄰境不已三十一年總督阿爾泰往責諭始返諸土司侵地未幾轉以女妻僧格桑兩金川由是狼狽爲奸矣澤旺老且病事皆歸僧格桑已而郎卡死其子索諾木益凶狡與僧格桑相勾結三十五年僧格桑侵鄂克什據其地阿爾泰又往責始還之三十六年索諾木計殺革布什咱土官并擄其妻僧格桑再攻鄂克什侵及明正土司阿爾泰遣兵護鄂克什僧格桑遂與官兵戰事闕

上以前此出師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反肆逆罪不可赦乃 命大學士温福赴蜀尚書桂林代阿爾泰爲總督共討賊温福由汶川出爲西路桂林由打箭爐出爲南路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卡了復革布什咱故地温福克資哩及阿喀木雅五月桂林遣將薛琮等裹五日糧入墨壟溝賊截其後路不得出將卒三千餘皆歿澗水脫歸者僅二百餘人桂林匿不奏爲阿爾泰所劾乃罷桂林先是故將軍阿桂以緬事罷官在温福軍從征尋授提督至是

上即軍中擢爲參贊大臣赴南路代桂林進勦十一月克翁古爾壟及僧格宗乘勢直入十二月遂克美諾官

寨溫福亦克路頂宗明郭宗至美諾相會僧格桑先送
其妻妾於金川自赴澤旺所居之底木達澤旺閉門不
納僧格桑殺闥人而去由美臥溝竄入金川溫福軍至
底木達俘澤旺送京
上初意祇以僧格桑叛逆故申討索諾木雖不靖未與
官兵抗尚無意於并滅之也然已預燭二酋必相黨助
兵不可中止已 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昇額爲
副將軍以備進兵至是僧格桑既竄入金川將軍等檄
索諾木縛以獻不應而軍前擒獲賊番皆言小金川抗
拒時金川嘗遣兵來助是其黨惡肆逆更不可不討乃
命乘勢即進兵溫福由功噶爾拉入阿桂由當噶爾拉

人豐昇額由綽斯甲入三十八年春溫福以賊扼險不得進別取道攻昔嶺駐營於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達以偵賊六月索諾木陰遣小金川頭人七圖安堵爾出美臥溝煽故番之降我者先攻董天弼戕之自山後來擾木果木劫礮局斷水道運糧夫爭避入大營聲如沸紛且亂營中兵遂潰溫福以親兵百人搏戰力不敵被害提督馬全牛天畀亦戰死其餘文武官殉難者數十人陣亡兵三千餘人小金川之地復陷於賊阿桂聞變知必有降番內應凡僧格宗約咱卡了諸寨番悉擊殺之故一軍獨鎮定然賊勢方橫我孤軍亦難獨駐乃整隊出駐翁古爾壟

上授爲定西將軍豐昇額明亮爲副將軍調滿洲索倫及各省兵赴勦阿桂改赴西路由鄂克什入明亮赴南路由瑪爾里入皆以十月中起行豐昇額仍在綽斯甲進取立喜阿桂軍克資里克阿喀木雅克木蘭壩克路頂宗克明郭宗凡五晝夜遂直抵美諾復之明亮軍亦克得里克日寨克赤爾丹思克得布田兩路兵所向皆捷遂盡復小金川地

上以番衆之性但知畏威不知感恩前此寬大受降故無所懲轉肆猖獗今不可不大創之也特慮諸將畏難或冀索諾木縛酋來獻卽圖撤兵則無以伸國憲靖邊徼預飭諸將必以掃穴擒渠爲藏事阿桂力以身任之

三十九年春阿桂進據谷噶其前有羅博瓦山最險峻必先取之始得建瓴勢乃遣諸將海蘭察先繞出其後額森特繼之海祿又繼之普爾普攻羅博瓦之前山福康安由右成德特成額由左皆乘夜潛進比明賊乘高來衝我兵仰攻不退俟賊近射之無不應弦倒最近則刀矛短接賊始敗我兵直上據其山海蘭察等亦盡克第一二三四峰碉寨據之因進營喇穆喇穆會豐昇額攻宜喜未下留舒常軍綴賊移兵攻凱立葉又阻險不得進阿桂令其來併力乃留五岱軍於凱立葉留五福軍於丹壩自率兵至阿桂軍時方攻不曾瓦地益險菘羅奔等皆聚於此我軍盡力摧陷仍為所阻六月績抑絕

溯普有間道可出其後乃令普爾普成德先攻喇穆喇
穆各碉以誘賊海蘭察兵即直上其第一碉碉外有積
木戕而登四面圍之賊伏碉不敢出我軍開一面使遁
而伏兵於兩旁擊殺之遂克色溯普賊退守登古及薩
斯甲尺備禦益密惟迤西最高峰有兩大碉踞絶頂其
旁坡崖如削度我兵不能度備稍弛七月令諸將分路
攻旁近各碉累數十處賊亦分數十處來拒海蘭察遂
夜率敢死士六百人躡最高峰蘸火繩由石壁陡滑處
攀而上前人之踵幾及後人之頂以手引手至其碉比
明一湧而入賊皆殲焉諸將之分攻各路者勇氣百倍
連日夜不息所向無不摧破遂盡得左右數十里碉寨

乘勝又克呂則了口據之其下直臨遜克爾宗八月克該布達什諾木城九月賊酋力不支會僧格桑已死乃遣人獻其屍及其妾側累并頭人七圖安堵爾等至軍前乞赦其誅阿桂械送京而攻益急遜克爾宗為賊巢勒烏圍外障賊以死守百計攻之不能入而日爾八當噶之下榮噶博爾之上有默格爾山可進十月大兵奮力攻克之其危險一如色淜普時遂由默格爾丁聲密拉噶拉木大寨移營駐其地距勒烏圍僅二十餘里於是榮噶爾博及日爾八當噶之賊反在後皆已失其險遂攻日爾八當噶下之并克凱立葉穆爾津岡作圖山等險五福在丹壩望見隔嶺烟燄薇空知將軍已至此

也越嶺與阿桂會五岱亦由凱立葉來合軍賊退守康薩爾時已十一月矣十二月又東榮噶爾博各寨此三十九年阿桂西路軍戰攻所歷也是年明亮南路軍亦於正月中攻克馬尼山富碉穿出山後與之合馬尼諸賊盡潰奎林以皮船渡河至博瞻亦克其木城二遂合兵攻奪絨布寨駐營二月進攻卡卡角賊守木寨以拒諸將田藍玉與善保夜循陡崖劣僅容趾比明至山巔賊不知我兵所自來但見從石隙中出皆驚潰遂得木寨各寨越數日再陟一山忽羣賊突出來犯而火藥不燃懼而走我兵揮刀驅殺無算其旁山之賊以礮擊又炸我兵氣益奮遂克卡卡角而卡卡角之前地名庚額

特危峰壁立山腳直下至河惟山半有線路又兩石卡扼其旁土人云是金川西南第一要隘賊所死守處也是以綽布寨之軍阻於險無路可入明亮乃欲由正地進兵使人探路深箐數十里無人恐賊誘我入而截於後也亦不敢進遂亦欲赴阿桂軍合勦阿桂扎止之謂仍應由宜喜入以分賊力俾常在宜喜亦扎明亮來會攻適綽斯甲布土官請爲鄉導明亮從之宜喜之要險曰達爾圖賊連築七碉以拒明亮令諸將奎林等各攻一碉冒雨進皆克之遂移營駐守時阿桂在色淜普遙望達爾圖山賊碉盡去但有七營知明亮已據此得勝勢也尋又府俄坡格勒古八月克木刻什十月克瓌谷

移營駐之琅谷之前有日旁山其趾下插河流得之即
可與阿桂軍隔河通往來顧崖壁陡削僅有斜徑一線
澗不盈丈至山半又有石包賊據以守乃覓間道繞出
石包之後出賊不意急攻之盡得日旁碉寨石包之賊
逃無路悉滚崖落澗以死於是循山麓而下直至河與
阿桂日爾入當山軍營遂一葦可渡此三十九年明亮
南路軍戰攻所歷也是冬富德在絨布亦攻克德木特
布咱納各寨又克穆當噶爾要隘而阿桂軍攻康薩爾
賊以距巢益近守益堅故頓兵兩月餘四十年春乃分
兵三隊拔鹿角越重濠從槍石如雨中先攻第一碉適
有賊露身出碉外一矢殪之遂一呼而上奪據其碉碉

之下有地道通第二碉我軍望以石急攻第二碉亦克凡兩日夜盡得康薩爾各寨賊既失要隘益抽兵拒於噶朗噶盡力死守阿桂計河西軍或有可乘之隙乃約明亮過河訂期兩路並進使賊不得抽調禦我會連雨數十日四月中旬始霽阿桂攻木思工噶克明亮攻宜喜同日進師阿桂先奪木思工噶克盡焚其寨落又攻克得式梯上下各碉遂移營於榮噶博爾之第三峰而明亮軍攻宜喜不克阿桂遣海蘭察福康安等以兵助之偵知甲索仁河賊老弱防守令敖成直入連破十碉遂分兵六路盪洗二十里內各番海蘭察復攻得薩克薩乃回河東軍而河西茹寨一路十餘里麥田將熟賊

以死守護明亮先攻渡河六寨賊皆竄遂克茹寨於是沙壩山及得楞背下五月阿桂軍克噶朗噶距勒烏圍僅數里遜克爾宗已在我後而賊猶據守阿桂念留此賊於後糧路可虞非計也遣豐昇額擊以繳成德等越崖礮而上盡得上下各碉豐昇額知賊必遁先整兵以俟其走悉擒殺之遜克爾宗既得我軍無後顧憂乃進逼勒烏圍賊又守昆色爾喇嘛寺其地在拉枯喇嘛寺之上山益險六月阿桂軍由舍圖枉卡紆道入賊伏於巖洞突出犯成德等以短兵接泰斐英阿即直趨拉枯寺之上額爾特又直上昆色爾山巔海蘭察復奪果多克山悉據勝勢而拉枯寺賊尚多泰斐英阿額爾特等

自上攻下咸德等自下攻上入寺搜羣賊盡殲之常保祿又攻菌則大海額其坦七月阿桂軍克冷角寺以十三日抵勒烏圍其地本賊老巢碉堅牆厚西臨大河官寨之南木城石碉鱗次櫛比長一里許迤南有轉經樓與官寨相犄角可彼此相救其東負山麓又有高礮八層層各高丈許礮之上碉益多各路敗回之賊皆助守於此阿桂趣諸將於勒烏圍轉經樓之間先破其碉寨數十區即立柵駐兵以斷賊互援路而高礮陡削賊可下擊我兵不能躍而上則令軍士縛木於肩背手推土囊匍匐至礮下層壘堆起頃刻立三木柵俯擊礮上賊其礮下賊有掘溝以抗者我軍亦穴地轟礮擊之轉經

樓之西南有嘉爾目磔橋令楚兵善泅者縛綆於其梓
曳而圮之是時明亮軍在河西見我軍已駐勒烏圍恐
西岸賊過河往救亦擊河西各寨以綴之八月十五日
夜我軍四面合圍發轟槍擊或拔柵入或騰而上呼聲
震地擲火彈如流星賊盡潰夜半遂得官寨黎明又克
轉經樓賊之逸出者嘉爾目磔橋已斷多落水死莎羅
奔兄弟及各賊目已先期遁乃議進搗噶拉依安先攻
西里越科布曲山至瑪爾古當噶則噶拉依即在其下
可俯而壓也九月克莫爾古進抵西里有木城一石碉
二與西里寨互援我軍於槍礮如雨之中步步立柵以
進是夜擲火彈入木城城外積枯木甚多值大風起延

燒木城與刻盡戮之竄出者悉爲我兵擊殺不出者斃於火十月下至卡布角克之十一月又克舍勒圖租魯及雅馬柵賊復於科布曲山結寨死守十二月分四路進擊克之而科布曲之上有索隆古山碉卡更密官兵攻其前索倫兵土兵繞而攻其後又克之十三日至朗阿古其頭人色木里雍中等率五百餘人降遂由瑪爾古當噶進據舍齊雍中兩寺十七日大軍逼噶拉依番衆大小男婦紛紛投出不絕其大頭人布籠普納木達什阿庫魯等皆降二十日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及其姊妹亦來降知索諾木莎羅奔并造謀之頭人丹巴沃雜爾皆在圍中蓋諸賊稔惡已極故天使之羣聚一

隔使我得一網盡之無遺漏也而明亮軍自克茹寨後至額爾替叉阻明亮以向來軍中運礮有邪許聲賊習聞之不設備六月適新鑄大礮成乘挽運聲喧遣奎林和隆武等分三隊急進賊不覺遂突入其柵克之因并破石真山各寨七月進取扎烏古先遣土兵渡至東岸越扎烏古之後仍渡而西突出擊而官兵在前夾攻遂克之扎烏古之上賊寨甚多官兵少不能分擊八月明亮過河欲阿桂分兵往助是時勒烏圍已克方議進取噶拉依阿桂以大兵直指噶拉依則其餘枝節自解不宜轉分力於枝節乃與明亮約涵東兵攻達思里河西兵亦攻碾占賊方抽兵護達思里則碾占易克也明亮

從之而碉占之賊守甚固九月別取道攻斯底葉安十月攻納木廸閏十月阿桂遣兵一千來助遂克日斯滿而阿爾古賊皆焚寨遁時河東軍漸逼噶拉依河西賊皆喪膽故所向輒克遂由甲索獨古木通乃當山掃帚雜躪獨松遮巴布朗谷悉迎刃而解木當之南爲馬爾邦過嶺卽富德駐兵處也富德先遣舒亮穴地道以火藥轟噶咱據之至是趨馬爾邦與明亮合軍以攻狗穆谷庚特額諸險皆下十二月明亮富德會阿桂於噶拉依時大兵合圍豆柵周數里無一罅可竄出密如網又鑄大炮轟擊連日夜不止礮所著輒洞牆壁數重復斷水道以困之索諾木益惶窘使其兄岡達克及朔諾穆

彭楚克先詣營乞哀索諾木復懼死不敢出四十年正月岡達克懇遣人往諭仍稱病匿堅碉中我軍攻益急二月四日索諾木計窮乃率莎羅奔甲爾瓦沃雜爾斯巴丹及其妻并兩大頭人丹巴沃雜爾阿木魯等擎大小頭目及番衆二千餘人出寨捧印跪獻軍門金川平先是賊勢蹙揚言寨破當舉家自焚死至是竟無一自戕者悉就俘大功告成露布八日至京

上恭謁

兩陵禮

泰岱告

闕里獻俘

廟社
躬行郊勞禮飲至策勳封阿桂誠謀英勇公在事大小
文武官以次封賞進秩
命繪諸戰圖及功臣像於紫光閣恭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
頒詔天下
慶典覃施
御製碑文四篇一刻太學一刻美諾一刻勒烏圍一刻
噶拉依設鎮安營駐官兵鎮金川地復定各土司分年
入覲例自此各番畏威懷德保塞守邊西南陲永久寧
謐億萬年長亨太平定於此矣

謹按兩金川地較之準夷回部曾不及十之一攻五年而後得之勳伐似未足侈述然其地尺寸皆山插天摩雲羊腸一線紆折於懸崖峭壁中雖將軍大臣亦多徒步非如沙漠之地可縱騎馳突也其扼險處必有戰碉壘以石而竅於牆垣間以槍石外擊旁既無路進兵須從槍石中過故一碉不過數十人萬夫皆阻破之之法必步步立柵自護以次進逼轟大礮擊碉使賊陝輸不能立足官兵即隨礮入毀而殺之其有碉多徑阻必不能攻克者則用繞道別進之法覘危巖絕巘無可措足賊所不備處乘昏夜捫蘿攀石手足並行如蠖循條

猿引臂以出其後夾攻之故常分路各進或三四百人爲一隊一二百人爲一隊賊伺隙於叢箐深澗亦不過數十人即突出來搏計自用兵以來我兵不下七八萬人從未有列堂堂正正之大陣鬪戰場以決勝負者皆鑿凶裂罅而後深入又其地雨雪多而晴少賊之喇嘛復能用扎答邪術以致雨雪泥深路滑我兵力益難施是以地不及準夷回部之大而致力於無可致力之處戰攻之苦不啻倍蓰過之昔哥舒翰以四萬人破土蕃石堡城之險唐史侈爲奇績然所攻不過一城今則如石堡城者不下數十百處節節出死力得之則讀之

奇更前古所未聞也或者謂葸爾小醜不妨度外置之殊不屑耗國帑兵力於此不毛地抑知彼既隸我戎索自難坐視其跳梁而番夷之性但畏威不懷德乾隆十四年固嘗受降肆赦免刀蒦而衽席之恩至渥矣正以未經大創轉狃爲故常不才年又生事使非有以痛懲之將益無所儆懼各土司弱者被刼強者亦效尤邊徼且無寧歲屢擾而屢討之其勞費更不可數計也我

皇上決策勦滅秉國家全盛之力兵少增兵餉少增餉卒草薙禽獮不留遺孽自此西南陲可千百年無事此正一勞永逸之長計而豈小見懦識所能仰

覲萬一哉至於運籌握機制勝萬里軍書沓至
批答不逾晷刻諸將稟承動致克捷即有時閫外
所籌有
諭旨未到已適相合者亦或有
諭旨
到已移步換形者而
神謀睿算絡繹至軍諸將知
聖心所注宵旰靡寧皆以動奮勵不敢稍存苟且之意
軍士亦無一懈心用是謀者殫慮戰者畢力陷堅
摧險迭奏大勲銿觀史冊千古以來未有不事嘵
於因循而功起於振作者然則搗穴擒渠固諸將
士之力而策羣力以集事則惟我
皇上獨握成算堅定不移以成此駿烈也猗歟豈不盛

哉

平定臺灣述略

臺灣自古不隸中國文獻通考云泉州之東有島曰彭湖彭湖旁有毘舍耶國蓋即是也明嘉[redacted]海賊林道乾爲俞大猷所逐遁入臺臺皆土番道乾[redacted]居其地殺番取其血固舟入占城天啓中有奸民[redacted]思齊引日本倭據之鄭芝龍附焉遂爲巢穴崇禎元年芝龍就撫以其地俄荷蘭紅毛夷我 朝順治初大兵下閩芝龍降其子成功不從據金門廈門諸島屢爲患十六年自江南敗歸十八年夏遂襲取臺灣時荷蘭固守不肯下成功告之曰此地本先人故物我欲得之耳金帛悉以

歸汝荷蘭乃擕貨去成功名臺灣曰東都設天興萬年二縣康熙元年成功死子錦襲改東都爲東寧縣爲州增安撫司三南北路及澎湖各一其地肥饒穀歲三熟閩粵人爭趨之日富庶錦據以擾沿海地無寧歲二十年錦卒子克塽襲僞將劉國軒鎮澎湖二十二年我靖海將軍施琅克澎湖克塽國軒降乃設臺灣府及臺一鳳山諸羅三縣其地東倚山西傍海北至雞籠城南至下淡水長千餘里東西濶四五十里或十餘里山之東則層巒疊巘皆生番所居打鹿爲食不隸版籍也六十年奸民朱一貴倡亂總兵歐陽凱戰死府城及諸羅鳳山俱失一貴稱義王僭號永和閩督滿保遣提督施世

驃總兵藍廷珍以萬七千兵入平之俘一貴獻闕下雍正元年以諸羅北境遼濶增設彰化縣及北淡水同知六十餘年以來地大物庶俗日益淫侈奸宄因芽蘖其間官斯土者又日事朘削會漳泉二府人之僑居者各分氣類械鬬至數萬人官吏不能彈治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率兵至以虛聲脅和始解散自是民狃干爲亂豎旗結盟公行無忌淡水同知潘凱者方在署忽報城外有無名屍當往驗甫出城即爲人所殺并胥役殲焉當事者不能得主名則詭以生番報謂番性嗜殺途遇而戕之也使人以酒肉誘番出醉而掩殺之奏罪人已伏法而殺人者實旣然事外於是民益輕視官吏而

番亦銜刺骨乾隆五十一年彰化縣有林爽文者恃其所居大理杙地險族繁恣爲盜賊囊橐閩廣間故有所謂天地會者爲奸徒結黨名目爽文借以糾約羣不逞之徒嘯聚將起事太守孫景燧至彰化邇縣令兪峻及副將赫生額游擊耿世文率兵役往捕不敢入駐營於五里外之大墩諭村民擒獻否則村且燬先焚數小村林之被焚者實無辜也爽文遂因民之怨集衆夜攻營全軍盡沒赫耿兪皆死焉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賊乘勢陷彰化孫守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典史馮啓宗悉爲所殺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縣令董啓埏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爲羣賊所害鳳山

縣有莊大田者亦盜魁乘亂起十三日陷縣城縣令湯大奎自刎死惟府城有總兵柴大紀及監司永福同知楊廷理等率兵民固守賊屢攻不能破而彰化之鹿港賊已遣僞官來監稅有泉民林湊等起義擒之是以府城鹿港兩海口俱未失閩中聞變黃仕簡率兵由廈門渡海入府城陸路提督任承恩亦率兵由蚶江渡海入鹿港副將徐鼎士由閩安渡海入北淡水俱以五十二年正月初旬至賊勢稍斂黃仕簡命大紀北取諸羅總兵郝壯猷南取鳳山大紀連戰復諸羅遂守之壯猷南出二十里爲賊所阻任承恩之至鹿港也距大里杙賊巢僅四十里亦以兵少不敢進壯猷頓兵幾五十日以

二月二十一日始進復鳳山鳳山空無人招民復業賊即潛入其中與外賊相應三月十日城復陷遊擊鄭嵩死焉壯猷等遁歸府城先是二月中

上見兩提督彼此觀望恐不能速殄賊也有旨令閩督常青為將軍往督師至是適至府城人心稍固閩督李侍堯甫莅任即預約廣督孫士毅調兵四千備緩急而鳳山再陷之信至立即趣兵往遂以三月末悉抵臺賊方攻城急賴以不陷李侍堯又奏調浙兵三千

上命以駐防滿兵一千令將軍恆瑞為參贊赴府城提督藍元枚亦為參贊分浙兵二千赴鹿港有　旨以失律誅郝壯猷於是人心咸奮出師有日矣時賊雖猖獗

勢力尚未甚大各村民俱未為所脅也而諸將以五月
二十四日出師慮兵少或不敵甫交綏即退常青又請
兵一萬賊得以其暇蠶食各村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地
皆從賊莊大田驅以擾府城林爽文驅以擾諸羅勢益
熾迨官兵從鄰省調至又守風過海凡兩三月則我
兵僅增萬而賊已增十餘萬矣諸羅為南北之中林爽
文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圍連日夕不止大紀與兵民
共守常青先後遣總兵魏大斌參將張萬魁遊擊田藍
玉副將蔡攀龍貴林等三度往援皆為賊所截張魏田
蔡僅得入城損兵大半貴林及遊擊楊起麟都司杭富
等皆被戕於賊諸羅之圍益密入者不能再出大紀告

急之交用小字書寸紙募人間道夜行始得達不而賊
禁粒米不得入 成攻益急諸羅士民悉力拒守凡百餘
戰幸皆不大衄然已饑疲不能支常青催恆瑞自府城
赴援時藍元枚已歿則催總兵普吉保自鹿港赴援各
有兵五六千俱以賊勢盛不得進孤城將旦夕陷矣
上念諸羅被圍久特改名嘉義以旌士民而先已預遣
事幾處諸將不足恃六月中即調陝督福康安爲將軍
及內大臣海蘭察來統兵并發 明詔聲言調兵十餘
萬來滅賊冬十一月所調蜀黔及粵西兵共五千先至有
旨官兵不必至府城當即往鹿港進會颶風不得渡守
風於崇武澳二十八日忽得順風一晝夜數百艘盡抵

鹿港海口檣竿如櫛列數里賊聞之不測多寡謂真有十萬兵至始懼十一月八日福將軍等起行賊方列得於崙仔頂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發矢殪十餘賊賊卻披靡海蘭察笑曰此一羣犬耳何畏遂麾兵入沿路復擊殺賊之伺隙者至牛稠山再敗之即以是日抵嘉義城中官民出迎饑羸無人色見將軍至無不欷歔啜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陡絕賊遁而聚於此十八日百道仰攻又克之賊自倡亂以來狃於官兵之持重不虞此兵之難抗也遂遁歸大里杙大里杙已築土城頗堅整二十四日官兵至賊猶數萬出拒退而復集者數次既夕我兵伏溝坎間賊萬炬來索

戰我兵在暗中賊不能見而我兵視賊則歷歷可數發槍箭無不中賊自知失計遽滅火復擊鼓來攻我兵又從鼓聲處擊之殺死無算黎明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攜孥走據守集集埔其地前臨大溪溪之上就高岸壘石爲陛牆長數里其所預營扼險處也十二月五日官兵騰而上殺千餘人於是賊黨皆潰林爽文先匿其孥於番社惟與死黨數十人竄窮谷叢箐中十三日先獲其孥五十三年正月四日林爽文潛出覓食遂擒之而莊大田之在南也雖與林爽文同逆又各自號名不相下乘官兵未南下焚掠聚糧爲旅拒計已又思出降討未定而將軍已於十六日至牛庄大田倉猝出拒敗而

走官軍連蹴之於大武壠大目峰南潭中洲大小岡山水底寮累戰皆捷極南有地名郎嶠者負山臨海最遠阻莊大田力不支與其黨潛匿焉將軍先遣水師由海道繞而截之於水白以大兵環山圍之賊衝突不得出陣殺者數千溺海者數千擒而戮者亦千餘莊大田亦就獲臺灣平

臺灣之變總督欽齋李公赴閩道過常州邀余偕行佐其幕事凡一年有餘此編即幕中所記也事皆與方略合故不復刪改林爽文本漳人其將反也當漳泉二府人械鬭之後恐泉人不同亂乃邀泉人劉志賢共起事欲使為泉人倡劉志賢自署

理番同知至鹿港收貨稅有泉民林湊等起義擒之鹿港得無恙是時賊方蠭起漳人仗賊之勢嘗淩泉人及黃任兩提督卒兵至賊稍斂則泉人又仗官兵之勢淩漳人迨官兵久頓不進賊勢日熾脅各村民從之不從者輒焚刼於是泉人亦皆頫首附於漳矣惟鳳山縣南有粵民數十村結寨自守賊終不敢犯蓋賊本烏合非眞有不可撲滅之勢故福將軍等兵至一鼓卽敗之乃知前此諸將之過於謹慎未免重視賊也今臺灣旣平有當酌改舊制者彰化縣城宜移於鹿港而以臺灣道及副將駐之康熙中初取臺灣時但臺灣鳳山諸羅

三縣地鳳在南諸在北臺灣居其中又有鹿耳門海口通舟楫故就其地設府治其後北境日擴閩人爭往耕於是諸羅之北增彰化縣彰化之北又增北淡水同知則府城已偏於南且舊時海口僅一鹿耳門由泉州之廈門往海道八九百里今彰化之鹿港既通往來其地轉居南北之中由泉州之蚶江往海道僅四百里風順半日可達此鹿港所以為臺地最要門戶較鹿耳門更緩急可恃也幸林爽文等皆山賊但知攻城不知扼海口故我師得揚帆至然海州大不能附岸須鹿港出小船二十里來渡兵倘賊稍有至計先攻鹿港鹿港無

城可守其勢必拔拔則據海口禁小船我海舟雖至亦不得薄而登所恃以入臺者祇鹿耳一門耳兵卽由鹿耳入府城又須自海而北轉多紆折必不能如此次之路捷而功速也彰化城距鹿港二十里不傍山不通水本非設縣之地也若移於鹿港鎭以文武大員無事則指麾南北聲息皆便有事則守海口以通內地應援與鹿耳門互爲關鍵使臺地儻有兩路可入則永無阻遏之患時

上方有　旨修築臺郡各城余囑李公以此奏李公以築城事別有司之者遂不果然此議終不可廢後之留意海疆者或奏而行之實千百年長計也

平定廓爾喀述略

廓爾喀自古不通中國烏斯藏以西一大部也烏斯藏郎古佛國今分爲前後兩藏自蜀省打箭爐西行七十三驛至前藏又十二驛至後藏又十二驛至濟隴又三十驛至石宿橋爲後藏極邊地過橋以西則廓爾喀矣前藏有活佛號曰達賴喇嘛相傳如來後身世世轉輪爲之每將死則自言往生處其大弟子如言物色之得嬰兒即奉以歸謂前喇嘛所托生也其眞僞不可知而準噶爾揢爾揢及各蒙古萬餘里夷人皆尊信之爲佛教大宗後藏亦有活佛號曰班禪其名位視達賴喇嘛稍次而諸夷亦崇奉惟謹此二藏本不敵中國元世祖

時有八思巴尊為帝師明成祖時有哈立麻册為大寶法王皆未嘗待以屬禮也入我　朝始內附為我外藩康熙末曾為準噶爾所竊據以大兵克復之旣為我外藩則或有外侮不得不護持之所關於國体甚鉅先嘗有藏王主國事乾隆十五年藏王朱爾墨特那木扎爾謀不軌為我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所誅遂不復立王以國事統歸達賴喇嘛及班禪管理於是以教主兼國王之事尤倚
天朝以為重有丹津班珠爾者本班禪部下頭人以罪被黜竄入廓爾喀結其酋喇特納巴都爾從入後藏折殿上金瓦及掠寶器而去乾隆五十三年事也班禪友

達賴喇嘛飛章馳奏

上以地遠不欲用兵將遣人諭解之而賊又盤踞聶拉木絨轄擦木瑪噶轄爾甲等處日肆擾班禪等告急之

奏狎至

上念事不可已乃命嘉勇公福康安爲大將軍超勇公海蘭察川督惠齡爲參贊大臣調集滿漢官兵及蜀省屯土番兵備征勦其餽餉則命大學士川督孫士毅主藏東路駐藏大臣和琳主藏西路濟嚨以外則惠齡主之五十七年將軍等由青海至後藏以四月乙未出師先遣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由聶而宋進總兵諸神保駐絨轄防其抄襲後路福海二公與賊戰於擦木戰于

瑪噶轄爾甲直抵濟隴成德亦由聶拉木轉戰而入凡賊所佔後藏地悉復六月庚子遂入賊境賊舉國來拒於噶多普福公分前隊爲三令海蘭察統之又分前隊爲二公自統之遣護軍統領台斐英阿在木古拉山與賊相持福公即從間道衝賊營海公又繞山出賊營之上與福公合勢共克木代石卡數十追奔至雍雅俘其頭人成德亦克鐵索橋進至利底福公又檄諸神保亦至利底以壯聲威於是舉國洶懼遣人來乞降福公曰是緩我兵也弗可聽嚴檄斥之七月庚午裹糧再進歷噶勒拉堆補木特帕朗古橋甲爾古拉集木集等處七百餘里凡六戰皆捷所殺四千餘人喇特納巴都爾益

震懾遣人再乞降先歸丹津班朱爾之屍以其首禍也獻還所掠金瓦寶器等物令大頭人噶莫第馬達特塔巴等賫表恭進馴象番馬及樂工一部其餘方物不可數計

上鑒其誠乃許受降八月丁亥奉詔班師是役也用兵在二萬餘里之外成功於一年之間語其險則鄧艾之走陰平語其遠則蒙古之征欽察俱無以過而討叛舍服承靖遐陬良由

聖天子睿謨廣運洞燭事機轉餉調兵信賞必罰之以將厲死綏士感挾纊以成此大勳也豈不盛哉余同鄉人余州牧名珽隨福公出師身在行間覩記最切余問

之得其詳故援筆記之
余君又爲余言達賴喇嘛班禪所居皆鑄金爲殿瓦凡寶座梁柱欄檻悉嵌珠玉寶石五色晃耀不可逼視眞所謂華嚴樓閣七寶裝成者民間無時憲書常以三百日爲一歲其種植則計日爲節候亦不爽所種惟靑稞蕎麥包穀磨爲麪以牛酥茶汁雜鹽水調食之謂之糌粑間有稻米然不可多得也物產惟牛羊無雞豚鵞鴨人性愿而蠢不知有五倫男女尤無別女皆朱其額及兩頰謂昔唐公主下降時粧飾如此年十四五即聽其出游野合爲夫婦我駐藏兵有所眤輒來同居爲之洗衣作爨無所恠三年班滿有

子聽擕去卽女則否國中亦有刑法而無笞杖等具罪小者閉黑暗室中無一隙光以所犯輕重定日之多寡日滿舁猝之甚重者押入蠍洞聽羣蠍噉死此其不辟也交易無銅錢皆鑄銀爲之大小不等以便市易考史記漢書所載西域諸國皆以銀爲錢則由來久矣後藏至廓爾喀故有孔道福公覔間道入極險仄往往左峭壁右急湍兩馬不得並福公亦步行又有一嶺上下百二十里中無可駐處須以一日過稍遲則夜黑不能覔路矣雪城者太古以來之雪凝結不化遂成城中有洞若城門深數十丈可通往來有神司之或稍出慢語輒有雪塊大如屋者壓而裹之頃

刻凍死人家多碉樓分兩層上處人下處牛羊牆壁皆壘石爲之極堅厚我兵嘗攻一最大碉竟日不能破掘地至其下實火藥轟之人碉皆粉碎以是益震懾其戰猶彷古法先下兵書約日而後戰我兵不訂早晚伺便輒入殺往往猝不及防爲我所乘猶笑中國兵行詭道以爲非古然終以不能備禦被殺多遂不敢再抗歸命投誠云此亦余君所親歷故并記之